二程文集 一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二程文集

(一)

程顥
程頤
撰

本館據正誼堂全書本排印初編各叢書僅有此本

原序

自孟子論性善後漢唐諸儒未有能闡發性字之義者至二程夫子而性學始大明於天下人生而學六經四子之書以靳至於聖賢之域而於吾生之性茫然莫解是自昧其本源也本源失而徒求之文章雖使渺思曠論卓越古今終於聖人之道不合其不折而入於荀揚之歧途不止何則吾之說固未有以勝之也二夫子之言性曰性卽理也又曰人生氣稟理有善惡然不是性中元有此兩物相對而生也合理與氣而附麗剖析之至精至密不獨足以闢諸家之似是而非幷足以補孟子之所未備故橫渠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正謂此也賈鄭諸儒之註疏韓李諸賢之文章皆未窺及此此而不明其餘皆枝葉耳二夫子者起而首發明之以重啓斯文之統其有功於聖人之道甚大此靈蠢之所以分聖狂之所以判與夫異端雜霸之所以辯故予謂論人之文必首觀於此而後其文其人皆可得而知也二夫子之文皆本性命之理而究極之以措諸應事接物之際使當時大用實足以教養斯民而治幾三代固不徒託諸空言垂遺編於來世而已明道珠涵玉韞詞簡而有餘味伊川浩然之氣嚴正不撓大暢厥旨要其根極則一而已予幸生二夫子之邦誦其語言文字有年矣顧未窺萬一仰止之念實切於懷因取原本校閱其訛缺付梓以廣其傳海內學者讀此書者當知二夫子之言確然如菽粟布帛不可旦夕離循途而漸進焉一旦恍然得聞性天之祕蓋亦由此也已

康熙戊子陽月儀封後學張伯行題於榕城之正誼堂

本傳

程顥字伯淳。河南人。顥生而神爽。舉進士。調鄠縣主簿。縣有稅官。以賄播聞。怙力自恃。監司州將憚之而未發。顥至。其人輒言曰。外人謂某盜官錢。新主簿將發某。某勢窮必殺人。顥笑曰。人之爲言。一至於此。足下食君之祿。詎肯爲盜。萬一有之。將救死不暇。安能殺人。其人不敢言。私償其所盜以去。調上元縣主簿。顥嘗云。一命之士。苟存心愛物。於人必有所濟。謝景温尹金陵。說春秋。顥時取之。至言易。則曰非是。程頤曰。二君皆通易。監司談經。而主簿曰非是。監司不怒。而主簿敢言。非通易能之乎。爲晉城令。富人張氏父死。有老叟踵門曰。我汝父也。子驚疑莫測。相與詣縣。叟曰。身爲醫。常遠出治疾。生子貧不能養。以與張氏。因出懷中一書。記曰。某年月日。抱兒與張三翁家。顥曰。張三是時纔四十。安得有翁稱。叟駭服。呂公著薦爲監察御史裏行。神宗素知其名。召對從容咨訪。顥將退。上曰。頻求對來。欲常相見。他日召對甚久。日官報正午。始趨出。庭中人曰。御史不知上未食耶。王安石用事。一日顥受旨赴中書議事。安石方怒言者。厲色待之。顥徐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議。願公平氣以聽之。安石愧屈。又一日論事不合。安石曰。公之學如上壁。顥曰。參政之學如捉風。安石逐不附己者。獨不及顥。曰。此人雖未知道。亦忠信人也。顥言於上曰。智者若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也。自古興治立事。未有中外人情交謂不可。而能有成者。正使僥倖小成。而與利之臣日進。尚德之風日衰。非朝廷之福也。嘗曰。熙寧初。介甫行新法。並用君子小人。君子正直不合。介

甫以爲俗學不通世務。小人苟容諂佞。介甫以爲有材能。知變通。君子既去。所用皆小人。爭爲刻薄。故害天下益深。使當其時。衆君子不與之爭。勢久自緩。委曲平章。尚有聽從之理。小人無隙可乘。其爲害不至如此之甚也。又曰。新政之改。亦是吾黨爭之太過。成就今日之事。塗炭天下。須兩分其罪可也。改簽書鎮寧軍節度判官。曹村埽決。顥謂州帥劉渙曰。曹村決。京師可虞。請盡以廂兵見付。事恐不集。公當親率以繼之。帥遂以本鎮印授顥。顥命善泅者。渡決口。引大索以濟。兩岸並進。數日而合。將合時。有大木自中流而下。顥謂衆曰。得此巨木。橫流入海。則事濟矣。語已。木遂橫。衆以爲至誠所致云。神宗念顥不置。有登對者。自洛至。上問曰。程顥安在。眞佳士也。哲宗卽位。召爲宗正寺丞。未行而卒。年五十四。時元豐八年也。文彥博采衆議。以表其墓。曰明道先生。顥之言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二子端懿、端木。陳瓘作責沈文云。葉公當世賢者。魯有仲尼而不知。宜乎子路之不對也。元豐乙丑。予爲禮部貢院官。與范滉夫同舍。滉夫云。顏子不遷不貳。惟伯滉有之。予曰。伯滉誰也。滉夫默然久之。曰。不知有程伯滉耶。予時媿不可言。謚曰純公。封河南伯。從祀孔子廟庭。

本傳

程頤字正叔。與兄顥。受學於周敦頤。年十八游太學。胡瑗以顏子所好何學試諸生。得頤論大驚。即延見。處以學職。呂希哲與頤鄰齋。以師禮事焉。元祐元年。以司馬光呂公著薦。除祕書省校書郎。頤辭曰。祖宗時。布衣被召。自有故事。今臣未得入見。未敢祗命。於是召對。以爲崇政殿說書。疏言習與智長。化與心成。今夫人民善教其子弟者。必延名德之士。使與之處。以薰陶成性。陛下富於春秋。雖睿聖得乎天資。而輔養之道。不可不至。大率一日之中。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宮女之時少。則氣質變化。自然而成。願選名儒。入侍勸講。講罷留之。分直以備訪問。或有小失。隨事獻規。歲月積久。必能養成聖德。頤每進講。繼以諷諫。聞帝在宮中。蟲而避蟻。問有是乎。曰然。恐傷之爾。頤曰。推此心以及四海可也。四月例以暑熱罷講。頤言輔導少主。不宜疏略。乞令講官六三日上殿問起居。因從容納誨。以輔上德。差同孫覺顧臨及國子監長貳。看詳國子監條制。頤以爲學校禮義相先之地。而月使之爭。殊非教養之道。請改試爲課。有所未至。則學官召而教之。更不考定高下。制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鐫解額以去利誘。省繁文以專委任。勵行檢以厚風教。上疏太后。言今日至大至急。爲宗社生靈長久之計。惟有輔養上德而已。輔養之道。非徒涉書史。覽古今而已。要使跬步不離正人。乃可以涵養薰陶。成就聖德。今閒日一講。解釋數行。爲益既少。又自四月罷講。直至中秋。殆非古人旦夕承弼之意。又讀講官例兼他職。請罷之。使得積誠意以感上心。

不報。二年。奏邇英暑熱。乞就崇政殿講讀。給事顧臨以殿上講讀爲不可。頤言祖宗以來。並是殿上坐講。自仁宗始就邇英。而講官立侍。蓋從一時之便耳。非若臨之意也。一日講罷。上忽起憑檻。戲折柳枝。頤曰。方春發生。不可無故摧折。所講有容字。中人以黃覆之。曰。上藩邸嫌名也。頤進曰。人主之勢。不患不尊。患臣下尊之過甚。請自今舊名嫌名。皆勿復避。時神宗之喪未除。百官以冬至表賀。頤言節序變遷。時思方切。請改賀爲慰。及除喪。有司請開樂置宴。頤奏曰。除喪而用吉禮。或因事用樂可也。今特設宴。是喜之也。乃罷之。執政有欲用之爲諫官者。頤以書謝曰。公知射乎。有人執弓於此。發而多中。人皆以爲善射矣。一日使羿立於其旁。道之以彀率之法。不從。羿且怒而去矣。從之。則戾其故智。而失多中之功。故不若處羿於無事之地。頤非羿也。然聞羿之道矣。慮其害公之多中也。五年丁父憂。除喪。三省進呈。欲與館職。太后以其不靖。令只與西監。頤辭。哲宗親政。范純仁請復召勸講。於是申西監之命。頤不就。紹聖間以黨論放歸。四年。送涪州編管。洛尹李靖臣。卽日迫遣之。欲入別叔母。亦不許。門人謝良佐曰。是行乃族子公孫。與邢恕之爲耳。頤曰。族子至愚。不足責。故人情厚不敢疑。孟子既知天焉用尤臧氏。渡江中流。船幾覆。舟中人皆號哭。頤獨正襟安坐如常。已而及岸。同舟有父老問曰。當危時。君獨無怖色何也。曰。心存誠敬耳。父老曰。心存誠敬固善。然不若無心。頤欲與之言。老父徑去。涪北山有巖。頤與州人譙定游泳其中。涪人名之曰讀易洞。徽宗卽位。移峽州。權判西京國子監。建中靖國二年。仍追所復官。崇寧二年。言者論其本因姦黨論薦得官。雖嘗明正罪罰。而敍復過優。今復著書。非毀朝政。詔追毀出身以來文字。其所在著書。令

盩司伺察。頤於是遷居龍門之南。止四方學者。曰各尊所聞。行所知。可矣。不必及吾門也。五年復宣議郎致仕。大觀二年九月卒。年七十五。呂大防嘗以百縑遺頤。頤辭之。族子公孫曰。勿爲已甚。可程顥言正叔一生不曾看莊列。嘗謂頤曰。異日能尊嚴師道者。吾弟也。若接引後學。隨人才而成就之。則予不得讓焉。故顥嘗爲條例司官。不以爲浼。而頤所作行狀。乃不載其事。胡安國曰。昔嘗見鄒志完論近世人物。因問明道如何。曰。此人得志。使萬物各得其所。又問伊川如何。曰。御不得比明道。蓋有不通處也。爲講官日。帝患瘡疹不出。頤詣宰相曰。上不御殿。太后不當獨坐。人主有疾。而大臣不知。可乎。由是大臣不悅。御史中丞胡宗愈諫議大夫孔文仲給事中顧臨。遂連章詆頤不宜在經筵。時有洛黨、蜀黨、朔黨之說。洛黨以頤爲首。而朱光庭、賈易爲輔。蜀黨以蘇軾爲首。而呂陶等爲輔。朔黨以劉摯、梁燾、王嚴叟、劉安世爲首。而附之者尤衆。熙豐用事之臣。退休散地。怨入骨髓。陰俟閒隙。而諸賢不悟。各爲黨比。以相訾議。惟呂大防秦人。戇直無黨。范祖禹師司馬光。不立黨。頤嘗言。今農夫祁寒暑雨。深耕易耨。播種五穀。吾得而食之。百工勞筋苦骨。作爲器物。吾得而用之。將士被堅執銳。以守土宇。吾得而安之。無功澤及人。而浪度歲月。且爲天地間一蠹。惟綴緝聖人遺書。庶幾有補爾。於是著易春秋傳。以傳於世。涪人祠頤於北巖。世稱伊川先生。謚曰正公。封伊陽伯。從祀孔子廟庭。

目錄

卷之一

表疏

上殿劄子

請修學校尊師儒取士劄子

論王霸劄子

論十事劄子

論養賢劄子

乞留張載狀

諫新法疏

再上疏

辭西京提刑奏狀

謝澶州簽判表

卷之二

書記賦論策
答橫渠張子厚先生書
晉城縣令題名記
南廟試佚道使民賦
南廟試九敍惟歌論
南廟試策五道

卷之三
行狀 墓誌 祭文
故戶部侍郎致仕彭公行狀
程邵公墓誌
程殿丞墓誌銘
李寺丞墓誌銘
程郎中墓誌
澶娘墓誌
邵堯夫先生墓誌銘

華陰侯先生墓誌銘
祭彭侍郎文
祭富韓公文
卷之四
上書
上仁宗皇帝書
代彭思永上英宗皇帝論濮王典禮疏
爲家君應詔上英宗皇帝書
爲家君上神宗皇帝論薄葬書
代呂公著應詔上神宗皇帝書
代富弼上神宗皇帝論永昭陵疏
卷之五
表疏
辭免西京國子監教授表
再辭免表

伊川先生文

辭免館職狀
乞再上殿論經筵事劄子
論經筵第一劄子
第二
第三
辭免崇政殿說書表
再辭免狀
乞六參日上殿劄子
上太皇太后書
辭免判登聞鼓院奏狀
再辭免狀
論冬至稱賀劄子
又上太皇太后疏
乞就寬涼處講讀奏狀
又上太皇太后書

論開樂御宴奏狀
乞歸田里第一狀
第二狀
第三狀
乞致仕第一狀
第二狀
辭免服除直祕閣判西京國子監狀
再辭免表
謝管句崇福宮狀
申河南府乞尋醫狀
辭免再除直祕閣判監狀
再辭免狀
謝復官表

卷之六

學制

三學看詳文
論改學制事目
回禮部取問狀
論禮部看詳狀
修立孔氏條制

卷之七

雜著

顏子所好何學論
養魚記
爲家君作試漢州學策問三
爲家君書家藏太宗皇帝寶字後
易傳序
春秋傳序
禊飲詩序
論漢文殺薄昭事

與人論立賑濟法事
記蜀守
雍行錄
雜說三
四箴
視箴
聽箴
言箴
動箴
卷之八
書啓
爲家君上宰相書
謝呂晦叔待制書
爲家君請宇文中允典漢州學書
再書

答橫渠先生書
再答
上富鄭公書
答富公小簡
上河東帥書
答人示奏草書
答朱長文書
上文潞公求龍門庵地簡
上韓持國資政書
上孫叔曼侍郎書
答楊時慰書
上韓康公啓
又謝簡
答呂進伯簡三
與呂大臨論中書

答楊時論西銘書
代人上宰相論鄭白渠書
上謝帥師直書
與金堂謝君書
答周孚先問
答張閎中書
答楊時書
答楊迪書
答門人書
答鮑若雨書幷答問
定親書
答求婚書
卷之九
禮
婚禮

納采
問名
納吉
納徵
請期
成婚
奠菜
葬說
葬法決疑
記葬用柏棺事
作主式
祭禮
四時祭
始祖
先祖

卷之十
行狀　家傳
明道先生行狀
明道先生門人朋友敍述序
先公太中家傳
上谷郡君家傳
卷之十一
墓誌　墓表　祭文
書先公自撰墓誌後
叔父朝奉墓誌銘
孝女程氏墓誌
明道先生墓表
爲家君祭司馬溫公文
爲家君祭韓康公文

爲家君祭呂申公文
爲家君祭李屯田九縣君文
祭劉質夫文
祭李端伯文
祭楊應之文
祭朱公掞文
改葬告少監文
祭席行叟文
祭張子直文
祭四十一郎文
祭李邦直文
祭李通直文
卷之十二
遺文
放蝎頌

酌貪泉詩
易上下篇義
易序
禮序
禘說
書銘
與方元棨手帖
謝執政書
答晁以道書

二程文集卷之一

宋　明道先生程顥

表疏

上殿劄子一

臣伏謂君道之大在乎稽古正學明善惡之歸辨忠邪之分曉然趨道之正故在乎君志定君志定而天下之治成矣所謂定志者一心誠意擇善而固執之也夫義理不先盡則多聽而易惑志意不先定則守善而或移惟在以聖人之訓爲必當從先王之治爲必可法不爲後世駁雜之政所牽制一作滑不爲流俗因循之論所遷惑自知極於明信道極於篤一本此句在上句上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必期致世如三代之隆而後已也然天下之事患常生於忽微而志亦戒乎漸習是故古之人君雖出入從容閒燕必有誦訓箴諫之臣左右前後無非正人所以成其德業伏願陛下禮命老成賢儒不必勞以職事俾日親便座講論道義以輔養聖德又擇天下賢俊使得陪侍法從朝夕延見開陳善道講磨治體以廣聞聽如是則聖智益明王猷允塞矣今四海靡靡日入偷薄末俗嚣嚣無復廉恥蓋亦朝廷尊德樂道義一作之風未孚而篤誠忠厚之教尚鬱也惟陛下稽聖人之訓法先王之治一正一作心誠意體乾剛健而力行之則天下幸甚

請修學校尊師儒取士劄子

臣伏謂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爲本宋興百餘年而教化未大醇人情未盡美士人徼譽退之節鄉閭無廉恥之行刑雖繁而奸不止官雖冗而材不足者此蓋學校之不修師儒之不尊無以風勸養勵之使然耳竊以去聖久遠師道不立儒者之學幾於廢熄惟朝廷崇尚教育之則不日而復古者一道德以同俗苟師學不正則道德何從而一方今人執私見家爲異說支離經訓無復統一道之不明不行乃在於此臣謂宜先禮命近侍賢儒各以類舉及百執事方岳州縣之吏悉心推訪凡有明先王之道德業充備足爲師表者其次有篤志好學材良行修者皆以名聞其高蹈尚一作之士朝廷當厚禮延聘其餘命州縣敦遣萃於京師館之寬閒之宇豐其廩餼卹其家之有無以大臣之賢典領其事俾羣儒朝夕相與講明正學其道必本於人倫明乎物理其教自小學洒掃應對以往修其孝悌忠信周旋禮樂其所以誘掖激勵漸摩成就之道皆有節序其要在於擇善修身至於化成天下自鄉人而可至於聖人之道其學行皆中於是者爲成德又其次取材識明達可進於善者使日受其業稍久則舉其賢傑以備高任擇其學業大明德義可尊者爲大學之師次以分教天下之學始自藩府至於列郡擇士之願學民之俊秀者入學皆優其廩給而蠲其身役凡其有父母骨肉之養者亦通其優游往來以察其行其大不率教者斥之從役漸自大學及州郡之學擇其道業之成可爲人師者使教於縣之學如州郡之制異日則千室之鄉達於黨遂皆當修其庠序之制爲之立師學者以次而察焉縣令每歲與學之師以鄉飲之禮會其鄉老學者衆推經明行修材能可任之士升於州之學以觀其實學荒行虧者罷歸而罪其吏與師其升於州而

當者復其家之役郡守又歲與學之師行鄉飲酒之禮大會羣士以經義性行材能三物賓興其士於太學太學又聚而教之其學不明行不修與材之下者罷歸以爲郡守學師之罪升於太學者亦聽其以時還鄉里復來於學太學歲論其賢者能者於朝謂之選士朝廷問之經以考其言試之職以觀其材然後辨論其等差而命之秩凡處郡縣之學與太學者皆滿三歲然後得充薦其自州郡升於太學者一歲而後薦其有學行超卓衆所信服者雖不處於學或處學而未久亦得備數論薦凡選士之法皆以性行端潔居家孝悌有廉恥禮遜通明學業曉達治道者在州縣之學則先使其鄉里長老次及學衆推之在太學者先使其同黨次及博士推之其學之師與州縣之長無或專其私苟不以實其懷奸罔上者師長皆除其仕籍終身不齒失者亦奪官二等勿以赦及去職論州縣之長莅事未滿半歲者皆不薦士師皆取學者成否之分數爲之賞罰凡公卿大夫之子弟皆入學在京師者入太學在外者各入其所在州之學謂之國子其有當補蔭者並如舊制惟不選於學者不授以職每歲諸路別言一路國子之秀者升於太學其升而不當者罪其監司與州郡之師太學歲論國子之有學行材能者於朝其在學實與考試之法皆如選士國子自入學中外通及七年或太學五年年及三十以上所學不成者辨而爲二等上者聽授以筦庫之任自非其後學業修進中於論選則不復使親民政其下者罷歸之雖歲滿願留學者亦聽其在外學七歲而不中升選者皆論致太學而考察之爲二等之法國子之大不率教者亦斥罷之凡有職任之人其學業材行應薦者諸路及近侍以聞處之太學其論試亦如選士之法取其賢能而進用之凡

國子之有官者中選則增其秩臣謂既一以道德仁義教養之又專以行實材學升進之去其聲律小碎糊名謄錄一切無義理之弊不數年間學者靡然丕變矣豈惟得士寖廣天下風俗將日入醇正王化之本也臣謂帝王之道莫尚於此願陛下特留宸意爲萬世行之（熙寧元年上時爲監察御史裏行）

論王霸劄子

臣伏謂得天理之正極人倫之至者堯舜之道也用其私心依仁義之偏者霸者之事也王道如砥本乎人情出乎禮義若履大路而行無復回曲霸者崎嶇反側於曲徑之中而卒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誠心而王則王矣假之而霸則霸矣二者其道不同在審其初而已易所謂差若毫釐繆以千里者其初不可不審也故治天下者必先立其志正志先立則邪說不能移異端不能惑故力進於道而莫之禦也苟以霸者之心而求王道之成是銜石以爲玉也故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而曾西恥比管仲者義所不由也況下於霸者哉陛下躬堯舜之資處堯舜之位必以堯舜之心自任然後爲能充其道漢唐之君有可稱者論其人則非先王之學考其時則皆駁雜之政乃以一曲之見幸致小康其粉法垂統非可繼於後世者皆不足爲也然欲行仁政而不素講其具使其道大明而後行則或出或入終莫有所至也夫事有大小有先後察其小忽其大先其所後後其所先皆不可以適治且志不可慢時不可失惟陛下稽先聖之言察人事之理知堯舜之道備於己反身而誠之推之以及四海擇同心一德之臣與之共成天下之務書所謂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又曰一哉王心言致一而後可以爲也古者三公不必備惟其人誠以謂

不得其人而居之則不若闕之之愈也蓋小人之事君子所不能同豈聖賢之事而庸人可參之哉欲爲聖賢之事而使庸人參之則其命亂矣既任君子之謀而又入小人之議則聰明不專而志意惑矣今將救千古深錮之弊爲生民長久之計非夫極聽覽之明盡正邪之辨致一而不二其能勝之乎或謂人君舉動不可不慎易於更張則爲害大矣臣獨以爲不然所謂更張者顧理所當耳其動皆稽古質義而行則爲愼莫大焉豈若因循苟簡卒致敗亂者哉自古以來何嘗有師聖人之言法先王之治將大有爲而返成禍患者乎願陛下奮天錫之勇智體乾剛而獨斷儒然不疑則萬世幸甚熙寧二年上時爲監察御史裏行

論十事劄子　師傅　六官　經界　鄉黨　貢士　兵役　民食　四民　川澤　分數

臣竊謂聖人刱法皆本諸人情極乎物理雖二帝三王不無隨時因革踵稽作事增損之制然至乎爲治之大原牧民之要道則前聖後聖豈不同條而共貫哉蓋無古今無治亂如生民之理有窮則聖王之法可改後世能盡其道則大治或用其偏則小康此歷代彰灼著明之效也苟或徒知泥古而不能施之於今姑欲循名而遂廢其實此則陋儒之見何足以論治道哉然儻謂今人之情皆已異於古先王之迹不可復於今趣便目前不務高遠則亦恐非大有爲之論而未足以濟當今之極弊也謂如衣服飲食宮室器用之類苟便於今而有法度者豈亦遽當改革哉惟其天理之不可易人所賴以生非有古今之異聖人之所必爲者固可槩舉然行之有先後用之有緩速若夫裁成運動周旋曲當則在朝廷講求設施如何耳古者自天子達於庶人必須師友以成就其德業故舜禹文武之聖亦皆有所從學今師傅之職不

修友臣之義未著所以尊德樂善之風未成於天下此非有古今之異者也王者必奉天建官故天地四時之職歷二帝三王未之或改所以百度修而萬化理也至唐猶僅存其略當其治時尚得綱紀小正今官秩淆亂職業廢弛太平之治所以未至此亦非有古今之異也天生蒸民立之君使司牧之必制其恆產使之厚生則經界不可不正井地不可不均此爲治之大本也唐尚能有口分授田之制今則蕩然無法富者跨州縣而莫之止貧者流離餓殍而莫之卹幸民雖多而衣食不足者蓋無紀極生齒日益繁而不爲之制則衣食日蹙轉死日多此乃治亂之機也豈可不漸圖其制之之道哉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古者政教始乎鄉里其法起於比閭族黨州鄉鄰遂以相聯屬統治故民相安而親睦刑法鮮犯廉恥易格此亦人情之所自然行之則效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庠序之教先王所以明人倫化成天下今師學廢而道德不一鄉射亡而禮義不興貢士不本於鄉里而行實不修秀民不養於學校而人材多廢此較然之事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古者府史胥徒受祿公上而兵農未始判也今驕兵耗賦國力亦已極矣臣謂禁衞之外不漸歸之於農則將貽深慮府史胥徒之役毒徧天下不更其制則未免大患此亦至明之理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古者民必有九年之食無三年之食者以爲國非其國臣觀天下耕之者少食之者衆地力不盡人功不勤雖富室強宗鮮有餘積況其貧弱者乎或一州一縣有年歲之凶即盜賊縱橫饑羸滿路如不幸有方三二千里之災或連年之歉則未知朝廷以何道處之則其患不可勝言矣豈可曰昔何久不至是因以幸爲可恃也哉固宜漸從古制均田務農公私交爲儲粟之法以爲之備此

亦無古今之異者也古者四民各有常職而農者十居八九故衣食易給而民無所苦困今京師浮民數逾百萬游手不可貲度觀其窮蹙辛苦孤貧疾病變詐巧僞以自求生而常不足以生日益歲滋久將若何事已窮極非聖人能變而通之則無以免患豈可謂無可奈何而已哉此在酌古變今均多恤寡漸爲之業以救之耳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聖人奉天理物之道在乎六府六府之任治於五官山虞澤衡各有常禁故萬物阜豐而財用不乏今五官不修六府不治用之無節取之不時豈惟物失其性林木所資天下皆已童赭斧斤焚蕩尙且侵尋不禁而川澤漁獵之繁暴殄天物亦已耗竭則將若之何此乃窮弊之極矣惟修虞衡之職使將養之則有變通長久之勢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古者冠婚喪祭車服器用等差分別莫敢踰僭故財用易給而民有恆心今禮制未修奢靡相尙卿大夫之家莫能中禮而商販之類或踰王公禮制不足以檢飭人情名數不足以旌別貴賤既無定分則奸詐攘奪人人求厭其欲而後已豈有止息者哉此爭亂之道也則先王之法豈得不講求而損益哉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此十者特其端緒耳臣特論其大端以爲三代之法有必可施行之驗如其綱條度數施爲注措之道則審行之必也稽之經訓而合施之人情而宜此曉然之定理豈徒若迂疏無用之說哉惟聖明裁擇

論養賢劄子

臣竊以議當代者皆知得賢則天下治而未知所以致賢之道也是雖衆論紛然未極其要朝廷亦以行之爲艱而不爲也三代養賢必本於學而德化行焉治道出焉本朝踵循唐舊而館閣清選止爲文字之

職名實未正欲招賢養材以輔時贊化將何從而致之也臣歷觀古先哲王所以虛己求治何嘗不盡天下之才以成己之德也故曰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樂取於人以爲善今天下之大豈爲乏賢而朝廷無養賢之地以容徐察其器質高下而進退之也臣今欲乞朝廷設延英院以待四方之賢凡公論推薦及巖穴之賢必招致優禮視品給俸而不可遽進以官止以應詔命名凡有政治則委之詳定凡有典禮則委之討論經畫得以奏陳而治亂得以講究也俾羣居切磨日盡其材行其志使政府及近侍之臣互與相接陛下時賜召對詔以治道可觀其材識器能也察以累歲人品益分然後使賢者就位能者任職或委付郡縣或師表士儒其德業尤異漸進以帥臣職司之任爲輔弼爲公卿無施之不稱也若是則引彙並進野無遺賢陛下尊賢待士之心可謂無負於天下矣取進止

乞留張載狀

臣伏聞差著作佐郎張載往明州推勘苗振公事竊謂載經術德義久爲士人師法近侍之臣以其學行論薦故得召對蒙陛下親加延問屢形天獎中外翕然知陛下崇尚儒學優禮賢俊爲善之人孰不知勸今朝廷必欲究觀其學業詳試其器能則事固有繫教化之本源於治政之大體者儻使之講求議論則足以盡其所至夫推按詔一作詭獄非謂儒者之不當爲臣今所論者朝廷待士之道爾蓋試之以治獄雖足以見其鉤深練覈之能攻摘斷擊之用正可試諸能吏非所以盡儒者之事業徒使四方之人謂朝廷以儒術賢業進人而以獄吏之事試之則抱德修潔之士益難自進矣於朝廷尊賢取士之體將有所失

況苗振罪犯明白情狀已具得一公平幹敏之人便足了事伏乞朝廷別賜選差貴全事體謹具狀奏聞

熙寧二年閏十一月上時爲監察御史裏行

諫新法疏熙寧三年三月四日

臣近累上言乞罷預俵青苗錢利息及汰去提舉官事朝夕以覬未蒙施行臣竊謂明者見於未形智者防於未亂況今日事理顯白易知若不因機亟決持之愈堅必貽後悔悔而後改則爲害已多蓋安危之本在乎人情治亂之機繫乎事始衆心睽乖則有言不信萬邦協和則所爲必成固不可以威力取強言語必勝而近日所聞尤爲未便伏見制置條例司疏駁大臣之奏舉劾不奉行之官徒使中外物情愈致驚駭是乃舉一偏而盡沮公議因小事而先失動一作衆心權其輕重未見其可臣竊謂陛下固已燭見事體究知是非在聖心非各改張由柄臣尚持固必是致輿情大鬱衆論益譁若欲遂行必難終濟伏望陛下奮神明之威斷審成敗之先機與其遂一失而廢百爲孰若沛大恩而新衆志外汰使人之擾亟推去息之仁況糶糴之法兼行則儲蓄之貧自廣在朝廷未失於舉錯使議論何名而沸騰伏乞檢會臣所上言再賜施行則天下幸甚時爲監察御史裏行上語及程顥疏安石曰顥至中丞臣略諭以方鎮沮毀朝廷法令朝廷申明使知法意不得謂之疏駁大臣奏章顥乃言大臣論列事當包含此言尤爲害理若不申明法意使中外具知則是縱使邪說誣民而令詔令本意更不明於天下如此則異議何由帖息

再上疏熙寧三年四月十七日

臣聞天下之理本諸簡易而行之以順道則事無不成故曰智者若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也舍而之於

險阻．則不足以言智矣．蓋自古興治．雖有專任獨決．能就事功者．未聞輔弼大臣．人各有心．睽戾不一．致國政異出．名分不正．中外人情．交謂不可．而能有爲者也．況於措置失宜．沮廢公議．一二小臣．實與大計．用賤陵貴．以邪妨正者乎．凡此皆天下之理．不宜有成．而智者之所不行也．設令由此僥倖事小有成．而興利之臣日進．尙德之風浸衰．尤非朝廷之福．矧復天時未順．地震連年．四方人心日益搖動．此皆陛下所當仰測天意．俯察人事者也．臣奉職不肖．議論無補．望允前奏．早賜降責．時權監察御史裏行．由是刑爲權發遣京西路同提舉．

謝濬州簽判表

論議無補．職業不修．國有典刑．罪在誅戮．曲蒙弘貸．仰荷鴻私．期於糜捐．莫可報謝．中謝．臣性質樸魯．學術空虛．志意麤修．智識無取．陛下講圖大政．博謀羣材．過聽侍臣之言．猥加風憲之任．臣旣遭遇明聖．亦思誓竭疲駑．惟知直道以事君．豈忍曲學而阿世．屢進闕疏之論．愧非擊搏之才．徒嘗刳瀝肺肝．曾無裨補．毫髮旣不能繩愆糾繆．固不願沽直買名．豈敢冒寵以居．惟是奉身而退．自効之章．繼上閽門之請．來堅．天意未回．憲章尙屈．更奉發中之詔．俾分提憲之權．不惟沮誹論之風．亦懼廢賞刑之實．力形奏述．恭俟誅夷．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極天淸明．普日照臨．洞正邪之心迹．辨眞僞於幽微．察臣忠誠．恕臣狂直．不忍眞諸重辟．投之遠荒．解其察視之官．處以便安之地．生成之賜．義固等於乾坤．涵容之恩．重益逾於山嶽．臣敢不日新素學．力蹈所知．秉心不回．信道愈篤．願徇小夫之志．不爲儒者之羞．或能自進於尋常．庶可仰酬於萬一．

辭西京提刑奏狀

臣伏蒙聖恩差權發遣京西路提點刑獄已瀝懇誠不敢祇受願從竄謫日冀允俞不避煩瀆輒再陳請臣出自冗散過蒙陛下拔擢眞在言責伏自供職已來每有論列惟知以憂國愛君爲心不敢以揚己矜衆爲事陛下亮其愚直每加優容故嘗指陳安危辨析邪正知人主不當自聖則未嘗爲諂諛之言知人臣義無私交則不忍爲阿黨之計明則陛下幽則鬼神臣之微誠實仰臨照然臣學術寡陋智識闊疏徒有捧土之心曾微回天之力近以力陳時政之失併論大臣之非不能稗補聖明是臣瀆廢職業既已抗章自劾屏居俟命豈意刑書未正而恩典過頒使臣蠢知廉隅必不敢蒙恥願就如其見利忘義靦面受之陛下有臣如此亦將安用況臺諫之任朝廷綱紀所憑使不以言之是非皆得進職而去臣恐綱紀自此弛廢臣雖無狀敢以死請伏望陛下開白日之照厲嚴霜之刑投諸荒陬實所甘分臣無任瀝血祈天之至熙寧三年四月上上謂王安石曰人情如此紛紛奈何安石曰陳襄程顥專黨呂公著都無助陛下爲治之實今當邪說紛紛之時乃用襄知制誥顥提點刑獄人稱其平正此輩小人若附公著得行其志則天下之利皆歸之既不得志又不失陛下獎用何爲肯退聽而不爲善乃以爲僉書鎭寧軍節度判官事

二程文集卷之二

書記賦論策

答橫渠張子厚先生書

承教諭以定性未能不動猶累於外物此賢者慮之熟矣尙何俟小子之言然嘗思之矣敢貢其說於左右所謂定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苟以外物爲外牽己而從之是以己性爲有內外也且以性爲隨物於外則當其在外時何者爲在內是有意於絕外誘而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既以內外爲二本則又烏可遽語定哉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易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苟規規於外誘之除將見滅於東而生於西也非惟日之不足顧其端無窮不可得而除也人之情各有所蔽故不能適道大率患在於自私而用智自私則不能以有爲爲應迹物一作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爲自然今以惡外物之心而求照無物之地是反鑑而索照也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孟氏亦曰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與其非外而是內不若內外之兩忘也兩忘則澈然無事矣無事則定定則明明則尙何應物之爲累哉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是聖人之喜怒不繫於心而繫於物也是則聖人豈不應於物哉烏得以從外者爲非而更求在內者爲是也今以自私用智之喜怒而視聖人喜怒之正爲如何哉夫人之

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爲甚第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可見外誘之不足惡而於道亦思過半矣心之精微口不能宣加之素拙於文辭又吏事悤悤未能精慮當否佇報然舉大要亦當近之矣道近求遠古人所非惟聰明裁之

晉城縣令題名記

古者諸侯之國各有史記一無記字故其善惡皆見於後世自秦罷侯置守令則史亦從而廢矣其後自非傑然有功德者或記之循吏與夫凶忍殘殺之極者以酷見傳其餘則泯焉無聞矣如漢唐之有天下皆數百年其間郡縣之政可書者宜亦多矣然其見書者率纔數十人使賢者之政不幸而無傳其不肖者復幸而得蓋其惡斯一作其與古史之意一作事異矣夫圖治於長久者雖聖知爲之且不能倉卒苟簡而就蓋必本之人情而爲之法度然後可使去惡而從善則其紀綱條教必審定而後下其民之服循漸漬亦必待久乃淳固而不變今之爲吏三歲而代者固已遲之矣使皆知禮義者能自始至卽皇皇然圖所施設亦教令未熟民情未孚而更書已至矣儻後之人所志不同復有甚者欲新己之政則盡其法而去之其迹固無餘矣而況因循不職者乎噫以易息之政而復無以託其傳則宜其去皆未幾而善惡無聞焉故欲聞古史之善而不可得則因謂今有題前政之名氏以爲記者尙爲近古而斯邑無之乃考之案牒訪之吏民纔得自李君而降二十一人第其歲月之先後而記之俾民觀其名而不忘其政後之人得從而質其是非以爲師戒云耳來者請嗣書其次

南廟試佚道使民賦民得終佚勞固無怨

人情莫不樂利聖政爲能使民以佚道而敦敕俾當時之服循教本於農雖極勤勞之事功收於後自無怨讀之因厥惟生民各有常職勞而獲養則樂服其事勤而無利則重煩其力惟王謹以政令驅之稼穡且爲生之本宜教使以良勤則從上也輕蓋豐餘之自得蠢爾農俗陶乎教風知所勞者爲乎己圖所利者存乎終莫不勉勉以從令于于而勸功志在使人役以農疇之務時雖畢力樂於歲事之豐雖復教令時頒科條日出嚴刑以董其或惰加賦以戒其不一然而俗樂趨勸時無怨疾擇可勞而勞也敢憚初勤因所利而利焉自全終佚大抵善治俗者率俗以敦本善使民者順民而不勞道皆出於優佚令無勤於繹騷不奪其時導以厚生之利將求其欲豈開力穡之逃勿謂民之冥而無知勿謂農之勞而不務趨其利則雖勞而樂害其事則雖冥而懼志取豐益業其安固使爾農於黎殖縱極勤劬異有國之力征自膺饒裕得非納於豐富之道教以便安之途在服勞而雖至顧有慽以曾無體兌豕之悅民下安其教同周詩之戒事衆樂而趨異夫雖上之行抑民所願或躬籍以爲率或名官而申勸是皆俾民有樂佚之道焉雖勞何怨

南廟試九敍惟歌論

論曰民受天地之中而生者也水火金木土穀民所賴而生者也樹之君使修舉其所賴而養之者也修之有道行之有節上焉天順之下焉民樂之正德焉利用焉厚生焉此其所以秉統持正而制天下之命

者也。在書禹之謨曰。九功惟敍。九敍惟歌。其指言乎是也。舜禹明其道。聖也。後世不及焉。功也。萬世所利焉。宜其事有次敍而民歌樂之也。噫。舜之君。禹之臣。其歌之之民。日聞其道。日被其澤。其見而知之。或言或歌可矣。今去聖久遠。踰數千祀。然可覆而舉之者何也。得非一於道乎。道之大原在於經。經爲道。其發明天地之祕。形容聖人之心一也。然當推本夫明其次著其迹者言之。在洪範之九章。一曰五行。次二曰五事。統之以大中。終之以福極。聖人之道。其見於是乎。蓋五行者天之道也。五事者人之道也。修人事而致天道。此王者所以治也。五事修。五行敍。則其生材也。美焉阜焉。民居其中。享其利而安焉。豈非皇極之道用而致乎。五材之生。天也。非人也。五事之修。人也。非天也。雖然。五事正。則五材自然得其性矣。是則天之道。亦王者之所爲也。王者既修五事而致五材。則又舉正德之教而率之。明利用之源而阜之。開厚生之道而養之。五行協於上。六府利於下。三事舉於中。修焉其功之敍也。和焉其德之行也。如是。則民浩浩然于于然。驩娛於下。而歌頌其政矣。或曰。子之言五行然矣。然六府之兼乎穀何也。答曰。五行氣也。五材形也。君之所致者氣也。民之所用者形也。五氣既敍。五材既豐。民並用焉。然穀者民之所生也。不可一日無之。此六府所以兼穀也。要其本。則五氣之生而已。夫何惑焉。竊原春秋之文。求聖人之志。災之書者十一。大水之書者七。不雨之書者九。大旱之書者二。無麥苗。大無麥禾之書者各一。蓋言五行失其序。則六府失其宜。物失其宜。則尙何次敍之有乎。民失其所。則尙何歌詠之有乎。可以見聖人之心。重時政而謹民事。勤勤乎如是也。由是言之。則舜之德其至也。地平天成矣。萬世永賴矣。其民陶其教。遂其生。九功之

德皆歌之矣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其終之之道也道是而已矣或問行於後者當如何曰五事本也謹而明之六府外也時而治之教之以德節之以政古之五正各司其方可復也周之六官各主其事可用也此其略也其道則具於經矣推而明之勤而修之是亦舜之政也夫何遠哉顧力行何如爾謹論此篇經爲道道是而已矣兩處疑有脫誤

南廟試策五道

第一道

問禮曰凡養老五帝憲三王有乞言厚人倫之義也是以鰥寡孤獨皆有養後世則不然教化之不明衣食之不足黎民老而不得其養饑寒轉死於溝壑者往往而是今將考古養老之禮而行之惟帝堯而上不可聞已虞夏商周之時其所養何老所處何學所衣何服所食何禮一歲凡幾行之宜誦所聞悉著於篇

對王者高拱於穆清之上而化行於裨海之外何信何飾而致哉以純王之心行純王之政爾純王之心純王之政此缺字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此純王之心也使老者得其養幼者得其所此純王之政也尙慮其未也則又尊國老而躬事之優庶老而時養之風行海流民陶其化孰有怠於親而慢於長者哉虞夏商周之盛王由是道也人倫以正風俗以厚鰥寡孤獨無不得其養焉後世禮廢法壞教化不明播棄其老饑寒轉死者往往而是嗚呼率是而行而欲王道之成猶卻行而求及前抑有甚焉

爾。今朝廷清明。政教修舉。方欲稽講墜典。以風天下。明執事欲將明上意。故訪諸生以古之道。俾講求其說。敢不道其所聞。以裨一二哉。蓋古者。擇三公之有年德者。天子以父事之。謂之三老。孤卿之有年德者。天子以兄事之。謂之五更。皆一人爾。大夫士之以年致仕者。亦皆養之於其鄉里之庠序焉。所處則有虞氏國老養於上庠。庶老養於下庠。夏后氏國老養於東序。庶老養於西序。商人國老養於右學。庶老養於左學。周人國老養於東膠。庶老養於虞庠是也。所服則深燕縞玄之衣。四代所服也。所食則饗燕食之禮。三代之制也。周人修而兼用之。一歲所行之數。則禮所謂春饗孤子。秋饗耆老。與夫釋菜釋奠之禮。亦其時乎。此古之略也。若夫潤飾之。則在乎時矣。謹對。

第二道

問。昔者。孔子傷時王之無政。而作春秋。所以褒善貶惡。爲後王法也。自去聖既遠。諸儒異論。聖人之法。得之者寡。至唐陸贄學於啖、趙。號爲達者。其存書有纂例微旨義統。今之學者。莫不觀焉。若夫諸儒之所失。與陸氏之所得。學者必有所取舍也。試爲條其大要。庶以質其是非。

對。春秋何爲而作哉。其王道之不行乎。孟子有言曰。春秋天子之事是也。去聖踰遠。諸儒紛紜。家執異論。人爲殊說。互相彈射。甚於仇讐。開元祕書言春秋者。蓋七百餘家矣。然聖人之法。得者至寡。至於棄經任傳。雜以符緯。膠固不通。使聖人之心。鬱而不顯。吁可痛也。獨唐陸淳。得啖先生趙夫子而師之。講求其學。積三十年。始大光瑩。絕出於諸家外。雖未能盡聖作之蘊。然其攘異端。開正途。功亦大矣。惜夫其書之粹

者在乎集傳而世徵其傳矣今所存者請槩言其一二亦可以觀其道之所至焉春秋之法大者在乎侵伐戰取圍入執殺盟會如聘禘郊烝嘗歸復入納災異賦役焉然諸家之論前矛後盾未見其能一也其間書侵者五十七伐者二百一十三書圍者四十四入者二十七聖人之意其詳且備也如是豈苟然哉蓋誅其禍亂之道耳彼豈有是哉先儒徒隨事而傳之三傳往往從而美之者有矣未有一言發明聖人誅之之心者也獨陸君用啖氏之說曰春秋紀師何無曲直之辭曰一之也不一則禍亂之門闢矣若夫其差者甚者則在乎其文矣此則見聖人絕惡之源原情之法此表裏之論也其餘若盟若會其法皆用是也禘郊之義詭譎殊狀左氏之文略而不解公穀之論泥而失眞何杜之流汎汎其間耳陸氏之學獨能斥先鄭之失明諸侯之僭謂禘爲王者之祭明郊非周公之志皆足以見其所存之博大得聖師救亂明上下之心也餘若書鄭伯之克謂克下之辭明君臣之義異乎所謂如二君與能殺者層層之論矣書次於郎則言非有俟而次則意將爲賊爾防兵亂之源殊乎所謂過信次止者區區之談矣發言侵言伐之例則曰無名行師與稱罪致討之異遠乎闊略之言賊害之語矣且取邑之條則云力得之不是其專奪異乎不用師徒不宜取之淺矣其餘稱將稱師紀名紀氏之類亦皆度越於諸家遠甚旨義之衆莫可歷數要其歸以聖人之道公不以己得他見而立異故其所造也遠而所得也深噫聖門之學吾不得而見焉幸得見其幾者矣則子厚之願埽其門宜乎對問之下不能詳悉故獻其略謹對

第三道

問官之有屬猶身之有臂臂之有指也自建官以來未有無屬焉者也舉今之官則治其小者有屬治其大者無屬外郡縣內羣有司此治其小者內公府外刺部此治其大者治其小且有屬治其大乃無屬何其輕重勞佚之不侔哉豈因其故常而恬莫之舉歟抑舉之未見其益歟刺部之屬向嘗增之直與其長等爾非所謂屬也公府之屬今或存之直他官而已非所謂屬也請悉陳前古治大有屬之法可施於今者皆何名何選何職古何以有而今何以無古何以可而今何以不可詳之於說以究當今之便

對竊觀治天下之道如構室焉其大者棟也梁也棟梁豈能獨立哉其所與相助而承上者榱桷也置官亦如是矣古之三公之府諸侯郡國各有其屬以成其政後世改易不常今則外之一郡一邑內之一官一局各有屬焉至於公府機務之煩外臺刺舉之重則反無之此誠小大重輕之貿焉非必謂無益而莫之爲也直因循故常未之更爾嚮者漕計之司嘗爲之置副矣副則誠亞其長者也其下亦嘗掾賓從之名者矣是亦其屬也第旋去之耳近世宰相之官兼門下之目則府以其省名矣今其屬者乃省官爾非丞相之屬策謂前古治大有屬之法可施於今者則周冢宰之職有小宰焉小宰之下皆其屬也其餘五官亦各有屬焉然其爵位有尊卑之差矣外則牧伯之國今刺舉之任也其屬則其臣爾漢之三公府則有長史司直焉東曹西曹之掾焉內則御史外則刺部亦各自用其吏爲掾屬其選之之道則周六官以下其屬皆命於天子牧伯之臣則其卿而下其君選於其國爾漢之三公開府辟召唐之藩鎮亦自薦延

其位其職。則繫其長之所任。而分治之耳。今公府任其小事者。非無也。直無若三公之孤。六卿之丞。共其事者爾。其治文書掌勞役者備矣。其職亦幾矣。苟欲愼其選。清其流。而易其官之名。則可矣。若欲夫預聞政事。則賢明之佐。謨謀於廟堂之上。又何細吏之問焉。若夫刺舉之屬。則在選任之爾。謹對。

第四道

問。今天下費益廣。財益匱。食加冗。農加困。貨愈籠。文愈密。而旱乾水溢。無歲無之。又未嘗得清源端本之術。少紓其弊。雖有智者。或任非其責。噤不出一語。嗚呼。忍而視斯民之殘也。今欲使財無匱。農無困。文無密。以拯斯民之殘。敢問何策之爲先。何修而後可。勿疏勿泛。以直所論。

對。天下大器。羣生重畜。惟君上所制養焉。今土地之廣。人民之衆。較之近代。未爲甚盛也。然近歲費益廣。財益匱。食加冗。農加困。貨愈籠。文愈密者。何也。殆基本似有所未立。法度似有所未舉爾。三代之制。今不能收功於旦夕也。試取其切近於體務者言之。今財之匱。食之冗。農之困。貨愈籠。文愈密者。弊雖煩。而其源一而已。其始在費益廣也。費益廣則取於民者衆。嘗於府者鮮。財不得不匱。農不得不困矣。彼食冗者。亦費之一端爾。費既廣。財既匱。農既困。則貨不得不籠。貨之籠。則文不得不密矣。所謂費益廣者。不曰。待哺之兵衆乎。外蠻之遺重乎。游食之徒煩乎。無用之供厚乎。爲今之計。兵之衆豈能遽去之哉。在汰其冗而擇其精。外蠻之遺。豈能遽絕之哉。在備於我而圖其後。游食之徒煩。則在禁其末而驅之農。無用之供厚。則在絕其源而損其數。然其所以制之者。有其道也。夫水利之興。屯田之制。府兵之復。義倉之設。皆濟

時之大利。顧縉紳議之熟矣。惟不以爲舊說之迂而忽之。則財以豐。食以足。貨利可寬。文法可損矣。雖旱乾水溢之變。繫乎歲數之常。亦吾有備焉爾。謹對。

第五道

問。子曰。苟有用我者。三年有成。何其效之疾歟。又曰。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何其效之遲歟。又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必世云者。較諸善人則已疾。合諸聖人則已遲。三者之效。不能齊一。然則聖何道而疾。善何術而遲。王何務而必世。願以前代已然之迹。質於此三者。

對。聖人之道。無所苟而已矣。以聖人之才。施於天下。其易矣。猶必曰三年而有成也。然方之善人之效。則聖人之治。其疾也遠矣。仲尼曰。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夫善人者。所謂不踐迹亦不入於室者也。既不循前人之弊而守之。又不得聖人之道而行之。宜其緩且久也。有人焉。相繼而往。則百年而後可至治矣。所謂王者必世而後仁。則蒙謂作禮樂之時爾。夫民之情。不可暴而使也。不可猝而化也。三年而成大法定矣。漸之仁。摩之義。浹於肌膚。淪於骨髓。然後禮樂可得而興也。蓋禮樂者。雖上所以教民也。然其原則本於民。而成於上爾。則聖人之效所以疾。善人之效所以遲。與夫王者之仁。其道可見矣。復請以前代已然之迹而明之。孟子曰。小國七年。大國五年。可爲政於天下。此聖人之效也。若仲由謂三年使知方。伯禽之三年報政。雖不能若聖人之道。醇且具也。然亦承聖師之教。奉周公之政。其庶乎其次也。若漢之業刱乎高祖。因循乎呂惠文帝。守之以淳儉。孝景紹之以恭默。當時漢之興幾百年矣。其風俗寬厚。

幾致措刑，亦勝殘去殺之效乎。周承文王之業，歷武王之治，至成王之世，而周公作禮樂焉。此必世後仁之效乎。謹對。

二程文集卷之三

行狀　墓誌　祭文

故戶部侍郎致仕彭公行狀

公諱思永字季長其先京兆人唐之中世有爲吉州刺史者因家焉今爲廬陵人尚書治經術以能詩名於世慷慨有大節仕不得志未老以東宮官退居臨湘公其次子也公性淳粹明重材質瑰秀孩提時卽異於常兒未嘗爲戲弄之事數歲已自知爲學尚書每撫其背曰與吾家者必是兒也未冠居尚書喪以孝聞家貧無以葬晝夜號泣營治歲終卒能襄事扶喪數千里歸廬陵知者無不咨歎終喪益自奮勵力學有文稱天聖五年舉進士擢第授南康軍判官計臣言其材遂監泰州角斜鹽場當路益知其賢交薦之秩滿遷大理寺丞監洪州鹽務移知廣州南海縣以母喪去職服除知洪州分寧縣二邑素號難治前令比以罪去民化公之誠相戒以毋犯法至於無訟既又通判睦州會海水大上夜敗台州城郡人多死詔監司擇良吏往撫之公遂行將至吏民皆號訴於道公悉心救養不憚勞苦至忘寢食盡葬溺死者爲文以祭之問疾苦賑饑乏去盜賊撫羸弱其始至也城無完舍公周行相視爲之規畫朝夕暴露未嘗憩息民貧不能營葬者命工伐木以助之數月而公私之舍畢復人安其居公視故城庫壞僅有髣髴思爲遠圖召僚屬而謂之曰郡瀕海而無城此水所以爲害也當與諸君圖之程役勸功民忘其勞城成遂爲

永利。天子嘉之。錫書奬異。後去台還睦。二州之民。喜躍嚮戀者。交於道。未幾就移知潮州。潮民歲苦修堤之役。吏緣爲奸。貧者尤被其害。公爲之法。役均而費省。民大悅。代還。知常州。時爲都官員外郎。尋召爲侍御史。極論內降授官賞之弊。以謂斜封非公朝之事。仁宗深然之。皇祐祀明堂前一日。有傳赦語。百官皆得遷秩者。公方從駕宿景靈宮。亟上言。不宜濫恩以益僥倖。既肆赦果然。時張堯佐以妃族進王守忠以親侍帷幄被寵。參知政事闕員。堯佐朝暮待命。守忠亦求爲節度使。物議讙動。公帥同列言之。皆曰。宜待命行。公曰。宜以先事得罪。命出而不可救。則爲朝廷失矣。遂獨抗疏極言。至曰。陛下行此覃恩。無意孤寒。獨爲堯佐、守忠故。取悅衆人耳。且言妃族秉政。內臣用事。皆非國家之福。疏入。仁宗震怒。人皆爲公危之。公曰。苟二人之命不行。雖赴鼎鑊無恨。於是御史中丞郭勸諫官吳奎皆爲上言其忠。當蒙聽納。不宜加罪。仁宗怒解。而堯佐、守忠之望遂格。公猶以汎恩罷臺職。以司封員外郎出守宣州。前守以贓敗。郡政墮弛。歲復大歉。公至。修紀綱。撫凋瘵。奏發官庾。以活饑孛。卒無流亡。體量安撫使上公治狀。爲諸路一作之最。儂智高連陷州郡。嶺表用兵。餉饋仰於荊湖。除北路轉運使。至部。奏黜守令之殘暴疲懦者。各一人。而八州知勸。下溪蠻酋彭仕羲恃險而驕。將帥羣蠻爲亂。先移文罵。辰州守將。將不能制。請公誅之。公行部至辰。仕羲畏公。卽遣親信持書迎謁。禮甚謹。公推誠待之。諭以禍福。皆悚懼感服。請自悛革。邊患遂息。時大農以利誘諸路。使以羨餘爲獻。公曰。裒民取賞。吾不忍爲。遂無所獻。南寇平。公以勞進工部郎中。召爲度支判官。升刑部。歲餘。出爲益州路轉運使。始直史館。賜三品服。入辭。仁宗諭之曰。益部遠方。以卿安撫。

吾無憂矣。至蜀。會成都闕守。詔公權領府事。前政多務姑息。寖失法度。至有吏盜官錢千緡。付獄已三歲。猶縱其出入自若者。公命窮治之。一日而獄具。蜀人以交子貿易。皆藏於腰間。盜善以小刀取之於稠人中。如己物。民病苦之。公得其狀。即捕獲一人。使疏其黨類。得十餘輩。悉黥隸諸軍。盜者遂絕。二罪而人知畏法。蜀乃大治。歲有中貴人祠峨嵋。常留成都中數十日。誅取珍貨奇玩。例至數百萬錢。一出於民間。公命三省其二。使者恨怒而去。公不之顧。任中遷兵部郎中。召還爲戶部副使。歲餘以天章閣待制充陝西都轉運使。河朔謀帥。以公鎮高陽。仍進秩諫議大夫。英宗嗣位。恩升給事中。時狃於承平。治兵者鮮明紀律。而三關爲甚。公爲帥方重嚴正。犯者頗以軍法從事。驕民大戢。河北舊以桑麻爲產籍之高下。民懼不敢藝植。故益貧。公奏更其法。自是絲績之利。歲增益。在鎮二年。邊圉帖寧。人民浹和。公惡邊臣之邀功啓事者屢加裁正。遂與大臣持議不合。由是以病請解兵任。求爲江南官。徙知江寧府。潮與江寧舊多火災。迄公去未嘗作。人以爲德政之感。留金陵歲餘。復召權御史中丞。時追崇濮王大號。復有稱親之議。諫官御史以典禮未正。相繼論列者六七人。皆以罪去。公始拜中司。力陳其不可。且請召還言事者。上未之察。更爲疏極論其事。言益切至。英宗深加聽納。事幾施行。而大臣持之甚力。故不果。公因求解憲職。以章言者五。進見而面陳者多至不記。會英宗不豫。公方憂懼。不復自言。今天子踐祚。正拜御史中丞。請裁損出入。用度務從儉約。以稱先志。上嘉納之。會御史蔣之奇奏發大臣陰事。其說蓋盛於都下。而之奇欲扳公爲助。乃曰。公嘗言之。公亦謂帷薄之私。非外人所知。誠難究詰。然亦有以取之。故謗言一興。而人以爲

信且其首爲濮園議違典禮以犯衆怒不宜更在政府而執政以之奇所論冥昧不可質迫公言其所從來三問而公奏益急且曰風聞者以廣聰明也今必問其所從來因而罪之則後無聞矣寧廿重譴不敢廢國家開言路之法因極陳大臣朋黨專恣非朝廷計翼日降授給事中知黃州道徙太平州郊祀推恩復工部侍郎知亳州未滿歲移揚州熙寧三年上書告老遷戶部侍郎致仕朝廷憐之故詔辭甚美所以寵耀其終始焉公晚樂歷陽風土遂徙居之將歸十一月過金陵二十六日以疾終享年七十有一金陵之人奔走供事往來哭於道路其得人心如此公任官四十五年累階至某勳某爵某食邑若干公精愼長於政事遇繁劇他人若不可堪而公處之裕然故世稱有大體精吏治者必歸之公其事業磊落見於時者爲不少矣然其德性之美心術之醇世尤尊之蓋資稟有過於人者也故其仁厚誠恕出於自然年八九歲時尚書爲岳州從事公晨起將就學舍得金釵於門外公默坐其處以伺訪者有一吏徘徊久之問故果墜釵者也公詰其狀驗之信則出付之吏謝以數百金公笑不受曰我若欲之取釵不過於數百金耶吏歎駭而去始就舉時貧無餘貲惟持金釧數隻棲於旅舍同舉者過之衆請出釧爲翫客有墜其一於袖間者公視之不言衆莫知也皆驚求之公曰數止此耳非有失也將去袖釵者揖而舉手釧墜於地衆服公之量撫宗族有恩意外姻孤女收視之如己子爲擇善士而嫁之守常一不妄遷習與朋友交盡信義始卒無移改廉潔純儉本之天性居母喪貧甚鄉人爭饋之皆謝去風俗爲之化後居顯仕自奉養不改其素平生無聲色奇巧之翫其氣宇高爽議論清澹而端莊恭謹動必由禮未嘗有惰慢之色戲

侮之言見者皆知畏重然襟度夷曠不可激撓與人處雖終歲莫見其喜怒之變遇事明白不事襮飾接人無貴賤高下一以忠信動無疑忌即之溫然有大雅之德爲政本仁惠吏民愛之如父母惟不喜矯情悅衆揚己取譽常曰牢籠之事吾所不爲居憲府多所論奏未嘗以語人或疵其少言惟謝之終不自辨每謂人曰吾不爲他學但幼即學平心以待物耳又常教其子弟曰吾數歲時冬處被中則知思天下之寒者矣蓋源流如此宜其仁恕之善見於天下自朝廷至於士人推其誠長者至其持守剛勁不可毫髮遷奪喜善嫉惡勇於斷決不爲勢利誘威武移潮州州宅舊傳多怪前後守臣無寧處者公迄去未嘗問其有無其達理守正若此凜乎其丈夫也故歷事三朝人主信之公娶晏氏故相元憲公之姪而刑部侍郎諱容之子也封延安郡君有賢行爲宗黨所尊二男長曰衞前趙州軍事判官孝謹和厚以親老不忍去左右解官歸侍者十年矣次曰衍敏俊有高才方舉進士而卒五女子長適知鄂州嘉魚縣胡從次適宜春李伯英次即顥之室又次適太常博事田祐次適著作佐郎齊域而歸李氏齊氏者皆早世孫四人曰該曰諮並試將作監主簿詢訢尚幼孫女五人俱未嫁公終之明年嗣子將以某月某日奉公之喪葬於和州歷陽縣某鄉某里某地前期得公之官次行事於其家若公之道德則顥所親炙而知者謹加編錄請求誌於盛德君子以圖不朽謹狀

程邵公墓誌

邵公廣平程顥之次子也生於治平始元仲秋之四日死於熙寧首禩仲夏之十四日越三日藏葬作之

於伊陽縣神陰鄉祖塋之東。邵公其幼名也。端慤其名也。生而有奇質。未滿歲而溫粹端重之態。完然可愛。聰明日發。而方厚淳美之氣益備。其始言也。或授之以詩。率未三四過。即已成誦矣。久亦不復忘去。雖警悟俊穎。若照徹內外。而出之從容。故敏於見知。而安於言動。坐立必莊謹。不妄瞻視。未嘗有戲慢之色。孝友信讓之性。蓋出於自然。與人言則溫然。及其有所不爲。則確乎其守也。大凡其心有所許。後雖以百事誘迫。終不復移矣。日視羣兒相與狎弄歡笑。跳梁於前。泊乎如不聞知。雖有喜相侵暴者。亦莫之敢侮。蓋厥生五年而人不見其有喜怒好欲。是豈特異於常兒哉。皆老於學者之所難能也。而吾兒之資。乃成於生之初。嗚呼。使其降年之永。則吾不知其所至也。吾弟頤。亦以斯文爲己任。嘗意是兒當世吾兄弟之學。今則已矣。則吾之慟。亦不特以父子之親也。夫動靜者。陰陽之本。況五氣交運。則益參差不齊矣。賦生之類。宜其雜揉者衆。而精一者。間或值焉。以其間值之難。則其數或不能長亦宜矣。吾兒其得氣之精一。而數之局者歟。天理然矣。吾何言哉。以其葬日之迫。刊刻之不暇也。惟砂書於磚。以誌其壙。

程殿丞墓誌銘

程氏居永寧之博野。土風渾厚。世以忠廉孝謹聞。少師貴重於朝。始賜第京師。爲開封人。世風不衰。子孫多好善。如吾叔父。可謂能守其家法者矣。叔諱瑜。字叔寶。少師諱羽。清河太君張氏。襄陵太君賈氏之曾孫。尚書虞部員外郎諱希振。高密縣君崔氏之孫。贈大理寺丞諱道。天水趙氏。長壽縣太君任氏之子。少以族兄廣平文簡公蔭。試將作監主簿。未冠爲荊南監利尉。即以幹敏稱。再調永州零陵簿。益以才著。時

谿蠻嘯動焚劫縣邑道州寧遠最當賊衝部使者命公攝令事至止之日邑無城壁府無兵械公經營勠治夜以繼日完葺未幾蠻寇大至設長圍以逼城公激勵士卒躬冒矢石捍守累日以奇兵由水中旁出賊後合戰甚苦賊乃敗去既而同守者皆論功匄賞公曰城守吾事也城獲完足矣尚當以爲利乎卒不自言代還得爲汝州龍興令計省言其材遂監解州鹽池歲課羨溢改大理寺丞簽書磁州判官公事太守武人不知爲政公從容開贊一郡大治事雖出公而人莫窺其迹謙晦不伐率皆此類以年勞升太子贊善大夫賜五品服就移知邛州依政縣時長壽太君春秋高公懼有遠行之勞卽上書願就監臨以便奉養改舒州皖口監轄乃以考課遷殿中丞還朝知濮州雷澤縣未行暴疾終於京師實嘉祐七年三月十八日也公姿儀偉秀風度平雅端莊謹厚不妄言笑進退動止皆有法度衣冠整理望之肅然三歲而孤長壽太君教養嚴至恂恂奉事恪恭朝夕未嘗少懈善與人交久而益篤嗚呼行足以勵俗才足以有爲不幸短命未究所施沒之年方四十三矣公娶張氏封福昌縣君和慈孝睦族人推其賢三子曰預以疾廢曰顗曰顓皆爲儒學三女長適前常州軍事推官王師古仲適襄陵賈芮季適汝南周純明熙寧二年八月內申公之從兄司農葬公於河南府伊陽縣神陰鄉先塋之次顗以父命得預役事又掇公之官世行業而爲之誌既又繫之以銘曰

謹於奉親勤於事君端於立身無愧乎古人山可夷谷可堙斯言不泯

李寺丞墓誌銘

予友李君仲通。諱敏之。世居北燕。高祖避亂南徙。今爲濮人。承相文定公迪。乃其世父也。曾祖令珣。祖讓。皆以丞相故。贈太師尚書令。考遜用子貴。贈吏部尚書。仲通生而有賢資。端厚仁恕。見於孩提之時。舉動齋整。不妄言笑。燕居終日。泊然而無惰容。望之者皆知其君子人矣。與人言無隱情。惟聞人之過。則未嘗復出於口。安靖寡欲。居貧守約。裕如也。好古力學。博觀羣書。尤精於春秋詩易。其後所得。殊爲高深。方勇勵自進。不幸短命。惜夫未見其止也。死之年纔三十矣。仲通之德。蓋完於天成。孝友之性。尤爲絕異。侍太夫人疾。衣不解帶者累月。及居喪哀毀過甚。中外數百口。上愛下信。人無閒言。羣從聚居。臧獲使令者衆。雖馭之過嚴。不能使之無犯。惟偶爲仲通所責。則其人必慚悔累日。痛自勌勵。及仲通之亡。濮之人無賢不肖。皆失聲痛惜。或爲隕涕。非至誠及物。其能有是乎。仲通外甚和易。遇物如恐傷之。雖家人未始見其喜怒。及其出辭氣。當事爲則莊厲果斷。不可以非義回屈。始用蔭補郊社齋郎。調虔州瑞金縣主簿。會劇賊戴小八攻害數邑。朝廷患之。命御史督視。仲通時承尉乏。與其令謀曰。劉右鵠石門羅姓者。皆健賊。招捕之累年矣。小八不能連二盜以自張。吾知其無能爲也。當說使自效。則賊爲不足破矣。乃遣人諭二盜。皆曰。我服李君仁信久矣。願爲之死。然召我亦有以爲信乎。仲通即以其符誥與之。且約曰。某日當以甲二百來。見我於邑中。衆皆恐懼。仲通曰。彼欲爲惡。雖不召將至。且吾信於邑人。彼亦吾人也。何憚乎。乃將二盜與之周旋。卒得其死力。遂斬小八。盡平其黨。朝廷嘉之。遷衛尉寺丞。仍升一任。御史用閒者言。將誅劉、羅二黨。仲通以爲失信不義。抗論甚力。久始見從。仲通又自言於朝。請因其立功。磨以冗職。可絕後患。

奮奏不報其羅姓者果復爲害仲通宰江寧之上元有古循吏之風邑之舊田稅不均貧弱受其弊仲通爲法以平之豪猾惡其害己共爲謗語借勢於上官以搖其事人皆爲仲通危仲通堅處不變未滿歲而所均者萬七一作千室事業雖百未一施槩是二節則高明之見剛勇之氣發於事者亦可知已嗚呼人非有古今之殊特患乎忽近而慕遠耳如吾仲通之材之美古獨可以多乎哉向若天假之年成就其所學自當無愧於古人況使得與古之人並而親炙於聖人之時乎則吾知其果不後曾閔之列矣仲通以治平三年五月終於家熙寧七年二月庚寅葬於濮州鄄城縣遺直鄉之先塋夫人王氏祔焉夫人太子中舍杲之女賢慧靖淑雅有法度及寡居益自晦重素衣一食以終身焉蓋後仲通六年而亡仲通嘗生二女皆夭卒無子以兄之子孝和爲嗣仲通平生相知之深者莫如予故將葬其家以誌文來屬其可辭乎銘曰

二氣交運兮五行順施剛柔雜揉兮美惡不齊稟生之類兮偏駁其宜有鍾粹美一作純粹兮會元之期聖雖可學一作學兮所貴者資便儇皎厲兮去道遠而展矣仲通兮賦材特奇進復甚勇兮其造可知德何完兮命何虧秀而不實聖所悲孰能使我無愧辭後有考觀銘詩

程郎中墓誌

公諱璠字仲韜姓程氏世居中山之博野宋興先少師以勳德顯重賜第京師始爲開封人少師諱羽其娶曰清河太君張氏襄陵太君賈氏是生虞部府君諱希振娶博陵崔氏封高密縣君是生尚書府君諱

通公卽尙書之仲子母曰孝感太君長安太君皆張氏公生數歲而孤教養於伯兄十六以族兄廣平文簡公蔭試將作監主簿始冠爲常州戶曹掾時朝廷遣使安撫二浙表言公才就除明州司法力抗暴守數活疑獄當途者交薦之遂改京官知壽州安豐邑富多彊猾小民困於侵漁爲令者常苦其難制公至未幾皆斂手莫敢犯盜賊亦越逸他境增治芍陂以廣灌溉人賴其賜道路謠頌聞於京師大豪陳順謀去其母紿之醉宿旁舍因誣以爲嫁使其黨證之公察其情卽命捕置果已亡去權至能使監司移其獄公拒弗與根索益急順乃持金謂審官吏謀去公以緩其事吏卽爲謾奏移公與元府西縣公具得行賂狀人或勸公辨之朝公曰吾豈與吏辨者乎曹吏以謬誤自陳得改洪州之豐城江水嘗環城人大饑邑豪吳氏以貲得官藏粟閉糴公召諭之不從謂曰民餓且死令亦不敢自保祿位當杖爾以取之吳氏大懼哀祈請命於是富人爭出粟民用以濟以謀葬其先世求知河南伊闕縣秩滿簽書河東節度判官公事丁長安太君憂服除知永安縣兼陵臺令奉陵寢皆中貴人前令多務姑息往往侵暴邑人公待之有方皆斂戢就法度內韓贊守洛醜公正直誣以非罪洛人不直其事讙聞道路而公卒不自辨還朝通判和州先是蔡州妖尼惠普以左道惑衆數年之間四方嚮動奔走奉事惟恐不至其後奸迹暴露有司猶薄其罪但坐杖背羈置歷陽時朝廷嘗有赦惠普卽詐疾以俟卒得免杖人皆神之謂果不可得而刑也居和未久崇奉者稍稍自遠而至郡守禮之甚謹公始戾止會守以謫去權領郡事一日捽至庭下布獄械於前使具道所以罔人之狀故其奸謀詭說皆掀揭呈露乃正其罪而刑之有識之士以謂微公之斷

不能解天下之惑。有李洞元者。爲神怪之說。妄言受知昭陵。嘗以金字書賜之。江、淮之間。從者如市。公亦按置於法。由是遠近悚服。復通判隰州。歲大饑。力爲賑助。所存活者甚衆。熙寧乙卯夏四月。代還。甲申以疾終於河南亭。年五十七。公資質瑰壯。明辨剛決。接人誠厚。動有恩意。輕財好義。中懷豁如。材長於治民。嚴而有愛。敏而不苛。區繁剸劇。常有餘裕。其所斷獄。人自以爲不冤。故前所莅去久而人思之。識用高爽。有大過人者。凡是山川道途人物名氏。目所一見。耳所暫聞。閱年雖多。不復忘。廢豐城大邑。公爲之三年。識其民且半。其餘政事條理。從可知矣。官自衞尉丞。九遷爲比部郎中。以年勞賜五品服。始娶倪氏。事姑不謹。公以義罷遣。繼以曹氏。魏襄悼公利用之孫。封仁壽縣君。二子曰顧。曰頡。皆太廟齋郎。四女。長適國子博士張昭。立次早亡。其二未嫁。公平生不惑流俗邪安之說。常曰。吾死。愼勿爲浮圖事。及用陰陽拘忌之術。公歿。家人奉以從事。熙寧十年仲秋丙申。公兄司農彝公河南府伊陽縣神陰鄉祔於先塋。且命顥論公之官世才行。以誌其墓。

澶娘墓誌

澶娘。廣平程顥之幼女也。其父佐澶淵軍而生。故命之曰澶。其第四十七。生於熙寧四年季秋之丁未。死於十年季夏之壬午。其質端而厚。其氣温而良。其舉動知思。安靜沈遠。殆如老成。衆皆意其福且壽。事固有莫可計者。命矣夫。始病痘瘡。工藥之過劑。劇。一作善醫者論之曰。痘瘡之初。誠欲利者也。然當視其氣之彊弱。爲藥之可否。疾之重輕。爲劑之大小。今槩以大藥下之。宜其死也。噫。是亦命歟。人理之未至。吾容當

責命於天。言之以爲世戒云耳。悲夫。澶娘既死七十五日而葬於河南伊陽縣神陰鄉先塋之東。與其姊嬀兒同兆穴。（一作銘曰。）

合而生非來。盡而死非往。然而精氣本於天。形魄歸於地。謂之往亦可矣。

邵堯夫先生墓誌銘

熙寧丁巳孟秋癸丑。堯夫先生。疾終於家。洛之人弔哭者。相屬於途。其尤親且舊者。又聚謀其所以葬先生之子。泣以告曰。昔先人有言。誌於墓者。必以屬吾伯淳。噫。先生知我者。以是命我。我何可辭。謹按邵本姬姓。系出召公。故世爲燕人。大王父令進。以軍職隸事藝祖。始家衡漳。祖德新。父古。皆隱德不仕。母李氏。其繼楊氏。先生之幼。從父徙共城。晚遷河南。葬其親於伊川。遂爲河南人。先生生於祥符辛亥。至是蓋六十七年矣。雍。先生之名。而堯夫其字也。娶王氏。伯温、仲良。其二子也。先生之官。初舉遺逸。試將作監主簿。後又以爲潁州團練推官。辭疾不赴。先生始學於伯原。勤苦剡厲。冬不鑪。夏不扇。夜不就席者。數年。衡人賢之。先生歎曰。昔人尚友於古。而吾未嘗及四方。遽可已乎。於是走吳。適楚。過寓（一作齊。）魯。客梁、晉。久之而歸。曰。道其在是矣。蓋始有定居之意。先生少時。自雄其材。慷慨有大志。既學力慕高遠。謂先王之事。爲可必致。及其學益老。德益邵。玩心高明。觀於天地之運。化陰陽之消長。以達乎萬物之變。然後頹然其順。浩然其歸。在洛幾三十年。始至蓬蒿環堵。不蔽風雨。躬爨以養其父母。居之裕如。講學於家。未嘗強以語人。而就問者日衆。鄉里化之。遠近尊之。士人之道洛者。有不之公府。而必之先生之廬。先生德氣粹然。望之

可知其賢。然不事表襮。不設防畛。正而不諒。通而不迂。清明坦夷。洞徹中外。接人無貴賤親疏之間。羣居燕飲。笑語終日。不取甚異於人。顧吾所樂何如耳。病畏寒暑。常以春秋時。行游城中。士大夫家聽其車音。倒屣迎致。雖兒童奴隸。皆知懽喜尊奉。其與人言。必依於孝弟忠信。樂道人之善而未嘗及其惡。故賢者悅其德。不賢者服其化。所以厚風俗成人材者。先生之功。爲一有字多矣。昔七十子學於仲尼。其傳可見者。惟曾子所以告子思。而子思所以授孟子者耳。其餘門人各以其材之所宜。一有者字爲學。雖同尊聖人。所因而入者門戶則衆矣。況後此千餘歲。師道不立。學者莫知其從來。獨先生之學爲有傳也。先生得之於李挺之。挺之得之於穆伯長。推其源流。遠有端緒。今穆李之言及其行事。槩可見矣。而先生淳一不雜。汪洋浩大。乃其所自得者多矣。然而名其學者。豈所謂門戶之衆。各有所因而入者歟。語成德者。昔難其居。若先生之道。就所至而論之。可謂安且成矣。先生有書六十二卷。命曰皇極經世。古律詩二千篇。題曰擊壤集。先生之葬。祔於先塋。實其終之年孟冬丁酉也。銘曰。

嗚呼先生。志豪力雄。闊步長趨。凌高厲空。探幽索隱。曲暢旁通。在古或難。先生從容。有問有觀。以飫以豐。天不憖遺。哲人之凶。鳴皋在南。伊流在東。有寧一宮。先生所終。

華陰侯先生墓誌銘

先生姓侯氏。名可。字無可。其先太原人。宦學四方。因徙家華陰。少時倜儻不羈。以氣節自喜。既壯。盡易前好。篤志爲學。祁寒酷暑。未嘗廢業。博極羣書。聲聞四馳。就學者日衆。雖邊隅遠人。皆願受業。諸侯交以書

幣迎致。有善其禮命者。亦時往應之。故自陝而西。多宗先生之學。元昊盜邊時。名卿賢儒。結轍西使。服先生之名。莫不願見。親老而家益貧。思得祿養。勉就科舉。再試春官。卒無所遇。因喟然太息曰。丈夫之事。止於是乎。會蠻酋儂智高攻陷二廣。孫威敏公奉命出征。習先生之賢。請干其軍事。先生奮然從之。振旅奏功。初命武爵。言事者以爲非宜。遂改文資。調知巴州化成縣。巴俗尚鬼而廢醫。惟巫言是用。雖父母之疾。皆棄去弗視。先生誨以義理。嚴其禁戒。或親至病家。爲視醫藥。所活既衆。人亦知化。巴人娶婦。必責財於女氏。貧人至有老不得嫁者。先生爲立制度。稱其家之有無。與之約曰。踰是者有誅。未閱歲。邑無過時之女。遂變其俗。巴山土薄民貧。絲帛之賦。反倍他所。日益凋弊。先生抗義計司。爭之數十。卒得均之。旁郡境多虎暴農者。不敢朝暮耕。商旅俟衆而後行。先生日夜治器械。發徒衆。親執弓矢。與之從事。迹而追之。遠或數百里。所殺不可勝數。後皆避人遠去。不復爲害。再調耀州華原主簿。有富人不占地籍。惟以利誘貧民。而質其田券。多至萬畝。歲責其入。先生晨馳至其家。發櫝出券。召其主而歸之。失業者復安其生。郡胥趙至誠。貪狡凶暴。持郡吏短長。而爲奸利。前後爲守者。莫能去。一郡患之。先生暴其罪。荷校置於獄。自守而下。畏恐生禍。交爲之請。先生不顧。卒言於帥府而誅之。聞者快服。用薦者監慶州折博務。歲滿。授儀州軍事判官。計省第折博之最。就改大理評事。部使者匄留。遂復簽書本官事。韓忠獻公鎮長安。薦知涇陽縣。至則鑿小鄭（一作鄭）泉以廣灌溉。議復鄭白舊利。未幾。召至闕下。得對便殿。始命計工興役。旋復專總其事。邀功害能之人。疾其不自己出。渠功有緒。而讒毀交至。以微文細故。爲先生罪。遂罷其役。美利不究。論

者惜之元豐己未季夏先生以疾終於家享年七十有三先生純誠孝友剛正明決非其義一毫不以屈於人視貪邪奸佞若寇賊仇怨顯攻面數意其人改而後已雖甚貴勢視之貌然遇人之善友之助之欲其成達不啻如在己也博物強記貫涉萬類若禮之制度樂之形聲詩之比興易之象數天文地理陰陽氣運醫藥算數之學無不究其淵源先生發強壯厲勇於有爲而平易仁恕中懷洞然至於輕財樂義安貧守約急人之急憂人之憂謀其道不謀其利忠於君不顧其身古人所難能者先生安而行之蓋出於自然非勉強所及少與申顏爲友易衣互出而謀食以養二家如一顏病先生徒步千里爲之求醫歸而顏死矣其目不瞑人曰其待侯君乎未斂而先生至撫之而瞑顏謀葬其先世而未能顏死無子又不克葬先生辛勤百圖不足則賣衣以益之卒襄其事時方天寒先生與其子單服以居適有饋白金者先生顧顏之孤妹爲憂未遑卹己遂以嫁之近世朋友道薄臨患難鮮不愛其力聞先生之風可以激頹波而起廢疾先生家無甔石之儲而人有不得其所者必以先生爲歸非力能也誠使然也一日自遠歸家人方以簠告友人郭行者詣門曰吾父病亟醫須百千乃爲治賣吾廬而不售先生憫然計囊中裝適當其數盡以與之嘗隨計詣京師里中出金贖行比還悉散其所餘曰此金鄉里所以資應詔也不可以爲他利當與同舉者共之且行聞鄉人有病於逆旅者先生曰吾歸則彼死矣遂留不去病者瘉貧無以爲車乘先生曰子行則未能留有將困因推其馬與之躑步而歸其克己濟物若是者多矣少喜穰苴孫武之學兵家事無所不通尤詳於西北形勢談其山川道路郡縣部族纖細備具聽之者宛如在目前一無此字熙

河未開之時。一作前。韓忠獻公請先生謀渭源之地。先生馳至境上。召其酋豪六百人。諭以朝廷恩德。爲明利害。皆感悟喜躍。翼日詣軍門。輸土納一作聽。命願爲藩籬。一塵不驚。而開地八千頃。因城熟羊以撫之。忠獻公上其功。朝廷賞以減考績之年。治平中。虜嘗寇邊。主將出兵禦戰。轉運使以爲妄舉。互言於朝。時虜去未遠。遣先生按視其迹。受命即行。人皆爲之寒心。先生以數十騎馳涉虜境。日暮猝與虜遇。乃分其騎爲三四。令之曰。高爾旗幟。旋山徐行。虜循環閒見。疑以爲大兵誘己。終不敢擊。秦州舊苦蕃酋反覆。鬻其親愛而質之。多至七百人。久者已數十歲。公家之費不貲。雜羌離怨益甚。其後釋其縻而歸之。戎人感一作悅服。乃先生發其謀也。平生以勸學新民爲己任。主華學之教育者。幾二十年。官之所至。必爲之治學舍。興絃誦。其所以成就材德。可勝道哉。先生之文。尤長於詩。晚益翫心於天人性命之學。其自樂者深矣。病革。命其子曰。吾死。愼勿爲浮屠事。焚楮貨。傲福覬利。非吾志也。嗚呼。死而不忘於正。可謂至矣。大王父諱元。王父諱暠。當五代之亂。皆隱德弗耀。父諱道濟。潤州丹徒令。贈尚書比部員外郎。母刁氏。追封福昌縣太君。妻一作其姚。劉氏早卒。封延長縣君。繼以其妹。封永壽縣君。二子曰孚。曰淳。三孫尚幼。先生之官。自評事四遷爲殿中丞。階宣奉郎。勳騎都尉。服錫五品。既終之明年。仲春八日。葬於華陰縣保德鄉先塋之次。舉前夫人祔焉。顥先生女兄之子也。知先生之道爲詳。故得論載行治之美。以詔後人。銘曰。

南山崇崇。其下也先生之宮。惟其清風。與山無窮。

祭彭侍郎文

悠悠彼蒼顧佑有常如何不淑殲時之良胡不憖遺以慰士大夫之望嗚呼哀哉昔我稷卨爲公所器教之誨之實妻以子二姓之歡疇可倫擬逾二十年顧愛終始我謫河北公薨建康義不得往神魂飛翔望南浦之蕭條想丹旐之悠揚淚如流水不到公之堂號聲動天不徹公之喪惟公德尊本朝行高當世爲四國之矜式被三朝之注倚風誼傳於後人事業存乎國史磊落明白掀揭天地縱綿百世之長公爲不亡雖竭無能之鄙辭何足以增盛德之輝光惟寓愚之誠兮因遠致乎肴觴公其來饗兮慰余之悲傷長言恩禮之厚兮知何時之可忘嗚呼哀哉伏惟尚饗

祭富鄭公文

維元豐六年歲次癸亥十一月壬寅朔十九日庚申奉議郎監汝州鹽酒稅輕車都尉賜緋魚袋程顥謹遣外甥張敷以淸酌庶羞之奠敢昭告於太尉文忠公之靈嗚呼粵稽古昔得全實難惟夔契出乎唐虞之際而姬呂位乎文武之間其餘雖有鉅賢碩輔僅或濟一時之險艱眞儒大聖多處非其位而孤鬻孰如我公道行乎重熙累洽之運而身享乎尊富安榮之完事繫天下之重位極人臣之班生逢四世皆上聖之主時歷七紀膺太平之安勳業揭乎日月聞望塞乎天淵優游里第者猶十有三年於人之職可謂無負在天之理亦爲曲全然而捐館之日遠近聞之孰不齋齊而涕漣尙以公之沒也爲有憾焉嗚呼世之常態苟於自便終始之節艱於永肩屛伏者以憂責不及而怠懈休老者以血氣旣衰而志邁惟公年彌高而志愈厲身愈退而誠益堅惟是愛君憂國之道極晝夜之拳拳迨乎瞑目之旦屬纊之前萬物已

莫罣乎心胷而朝廷之念獨有進乎昔日之當權宜乎易名之謚典號爲撫實祭册之聖詔極於哀憐則士大夫以公之沒爲憾者蓋非偶然顓愚不肖辱公禮遇顧相期於義理非見私於趨附公薨於洛賤居在汝官守有制欲往無路斂不望棺葬不臨墓引領西風悲慟何數誠寓鄙文禮陳菲具恭祭道周後期無所嗚呼哀哉伏惟尚饗

二程文集卷之四

宋　伊川先生程　頤撰

上書

上仁宗皇帝書皇祐二年

草莽賤臣程頤謹昧死再拜上書皇帝闕下臣伏觀前古聖明之主無不好聞直諫博采芻蕘故視益明而聽益聰紀綱正而天下治昏亂之主無不惡聞過失忽棄正言故視益蔽而聽益塞紀綱廢而天下亂治亂之因未有不由是也伏惟陛下德侔天地明並日月寬慈仁聖自古無比曷嘗害一忠臣戮一正士羣臣雖有以言事得罪者旋復拔擢過其分際此千載一遇言事之秋也桀紂暴亂殘賊忠良然而義士不顧死以盡其節明聖在上其仁如天布衣之士雖非當言責也苟有可以裨聖治何忍默默而不言哉今臣竭其愚忠非有斧鉞之虞也所慮進言者至衆豈盡有取狂愚必多而陛下因謂賤士之言無適用者臣雖披心瀝肝膽不見省覽祇成徒爲此臣之所懼也儻或陛下少留聖慮則非臣之幸實天下之幸臣請自陳所學然後以臣之學議天下之事臣所學者天下大中之道也聖人性之爲聖人賢者由之爲賢者堯舜用之爲堯舜仲尼述之爲仲尼其爲道也至大其行之也至易三代以上莫不由之自秦而下衰而不振魏晉之屬去之遠甚漢唐小康行之不醇自古學之者衆矣而考其得者蓋寡焉道必充於己而後施以及人是故道非大成不苟於用然亦有不私其身應時而作者也出處無常惟義所在所謂

道非大成。不苟於用。顏回、曾參之徒是也。天之大命在夫子矣。故彼得自善其身。非至聖人則不出也。在於平世無所用者亦然。所謂不私其身。應時而作者。諸葛亮及臣是也。亮感先主三顧之義。閔生民塗炭之苦。思致天下於三代。義不得自安而作也。如臣者。生逢明聖之主。而天下有危亂之虞。義豈可苟善其身而不以一言悟陛下哉。故曰出處無常。惟義所在。臣請議天下之事。不識陛下以今天下爲安乎危乎。治乎亂乎。烏可知危亂而不思救之之道。如曰安且治矣。則臣請明其未然。方今之勢。誠何異於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因謂之安者乎。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竊惟固本之道。在於安民。安民之道。在於足衣食。今天下民力匱竭。衣食不足。春耕而播。延息以待一歲失望。便須流亡。以此而言。本未得爲固也。臣料陛下仁慈愛民如子。必不忍使之困苦。一至於是。臣竊疑左右前後。壅蔽陛下聰明。使陛下不得而知。今國家財用常多不足。不足則責於三司。三司責諸路轉運。轉運何所出。誅剝於民爾。或四方有事。則多非時配卒。毒害尤深。急令誅求。竭民膏血。往往破產亡業。骨肉離散。衆人觀之。猶可傷痛。陛下爲民父母。豈不憫哉。民無儲備。官廩復空。臣觀京師緣邊。以至天下。率無二年之備。卒有連歲凶災。如明道中。不知國家何以待之。坐食之卒。計踰百萬。既無以供費。將重斂於民。而民已散矣。強敵乘隙於外。姦雄生心於內。則土崩瓦解之勢。深可虞也。太寧之世。聖人猶不忘爲備。必有九年之蓄。以待凶歲。況今百姓困苦愁怨之氣。上衝於天。災沴凶荒。是所召也。陛下能保其必無乎。中民之家。有十金之產。子孫不能守。則人皆謂之不孝。陛下承祖宗基業。而前有土崩瓦解之勢。可不懼哉。西敵強盛。自古無比。幸而

目前尙守盟誓果能以金帛厭其欲乎能必料其常爲今日之計乎則夫沿邊豈宜無備益以兵則用不足省其戍則力弗支皆非長久之策也前者昊賊叛逆西垂用兵數年之閒天下大困蓋內外經制多失其宜陝西之民苦毒尤甚及多逃散重以軍法禁之以至人心大怨皆有思寇之言悖逆之深不敢以聞聖聽顧恐陛下亦頗知之故曰無恆產而有恆心者惟士爲能彼庶民者饑寒既切於內父子不相保尙能顧忠義哉非民無良政使然也當時秦中寇盜屢起儻稽撲滅必多響應幸而尋時盡能誅翦尙賴社稷之福西敵亦疲彼知未可遠圖遂且詭詞稱順向若更相牽制未得休兵內釁將生言之可駭今天下勞弊不比景祐以前復有加曩時之役臣愚切恐不能堪矣況爲患者豈止西戎臣每思之神魂飛越不知朝廷議者以爲何如亦嘗置之慮乎其謂制之無術乎臣竊謂今天下猶無事人命未甚危陛下宜蚤警惕於衷思行王道不然臣恐歲月易失因循不思事勢觀之理無常耳雖我太祖之有天下救五代之亂不戮一人自古無之非漢唐可比固知趙氏之祀安於泰山然而損陛下之聖明陷斯民於荼毒深可痛也臣料羣臣必未嘗有爲陛下陳王道者以陛下聖明豈有言而不行者乎竊惟王道之本仁也臣觀陛下之仁堯舜之仁也然而天下未治者誠由有仁心而無仁政爾故孟子曰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陛下精心庶政常懼一夫不獲其所未嘗以一喜怒殺一無辜官吏有犯入人罪者則終身棄之是陛下愛人之深也然而凶年饑歲老弱轉死於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爲盜賊犯刑戮者幾千萬人矣豈陛下愛人之心哉必謂歲使之然非政之罪歟則何異於刺人而殺

之曰非我也兵也三代之民無是病也豈三代之政不可行於今邪州縣之吏有陷人於辟者陛下必深惡之然而民不知義復迫困窮放辟邪侈而入於罪者非陛下陷之乎必謂其自然則教化聖人之安言邪天下之治由得賢也天下不治由失賢也世不乏賢顧求之之道何如爾今夫求賢本爲治也治天下之道莫非五帝三王周公孔子治天下之道也求乎明於五帝三王周公孔子治天下之道者各以其所得大小而用之有宰相事業者使爲宰相有卿大夫事業者使爲卿大夫有爲郡之術者使爲刺史有治縣之政者使爲縣令各得其任則無職不舉然而天下弗治者未之有也國家取士雖以數科然而賢良方正歲止一二人而已又所得不過博聞強記之士爾明經之屬惟專念誦不曉義理尤無用者也最貴盛者惟進士科以詞賦聲律爲工詞賦之中非有治天下之道也人學之以取科第積日累久至於卿相帝王之道教化之本豈嘗知之居其位責其事業則未嘗學之譬如胡人操舟越客爲御求其善也不亦難乎往者丁度建言祖宗以來得人不少愚瞽之甚議者至今切齒使墨論墨固以墨爲善矣今天下未治誠由有君而無臣也豈世無人求之失其道爾苟欲取士必得豈無術哉王道之不行二千年矣後之愚者皆云時異事變不可復行此則無知之深也然而人主往往惑於其言今有人得物於道示玉工曰玉也示衆人曰石也則當以玉工爲是乎以衆人爲然乎必以玉工爲是矣何則識與不識也聖人垂教思以治後世而愚者謂不可行於今則將守聖人之道乎從衆人之言乎謂衆人以王道可行其猶詰瞽者以五色之鮮詢聾者以八音之美其曰不然宜也彼非憎五色而惡八音聞見限也臣觀陛下之心非

不憂慮天下也。以陛下憂慮天下之心行王道。豈難乎哉。孟子曰。以齊王猶反手也。又曰。師文王。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必爲政於天下矣。以諸侯之位。一國之地。五年可以王天下。況陛下居天子之尊。令行四海。如風之動。苟行王政。奚啻反手之易哉。昔者大禹治水。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思以利天下。雖勞苦不避也。今陛下行王政。非有苦身體勞思慮之難也。何憚而不爲哉。孝經曰。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匹夫猶當行道。以顯父母。況陛下貴爲天子。豈不發憤求治。思齊堯舜。納民仁壽。上光祖考。垂休無窮。凡所謂孝。無大於此者也。臣以謂治今天下。猶理亂絲。非持其端條而舉之。不可得而治也。故臣前所陳。不及歷指政治之闕。但明有危亂之虞。救之當以王道也。然而行王之道。非可一二而言。願得一面天顏。罄陳所學。如或有取。陛下其置之左右。使盡其誠。苟實可用。陛下其大用之。若行而不效。當服罔上之誅。亦不虛受陛下爵祿也。陛下問羣臣。羣臣必謂寒賤之士。未可使近上側。自臣思之。以爲不然。臣高祖羽。太祖朝。年六十餘。爲縣令。一言遭遇聖祖。特加拔擢。攀附太宗。終於兵部侍郎。顧遇之厚。羣臣無比。備存家牒。不敢繁述。臣曾祖希振。既以父任。後祖遜復被推恩。國家錄先世之勳。臣父珣。又蒙延賞。今爲國子博士。非有橫草之功。食君祿四世一百年矣。臣料天下受國恩之厚。無如臣家者。臣自職事以來。思爲國家盡死。未得其路爾。則臣進見。宜無疑也。或者更爲強詞。言其不可。此乃自負陰私。懼防詆訐者也。伏望陛下出於聖斷。勿徇衆言。以王道爲心。以生民爲念。黜世俗之論。期非常之功。昔漢武笑齊宣。不行孟子之說。自致不王。而不用仲舒之策。隋文笑漢武。不用仲舒之策。不至於道。而不聽王通之言。

二主之昏。料陛下亦嘗笑之矣。臣雖不敢望三子之賢。然臣之所學。三子之道也。陛下勿使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則天下不勝幸甚。望陛下特留意焉。臣愚無任踰越狂狷恐懼之極。臣頤昧死頓首謹言。

代彭思永上英宗皇帝諭濮王典禮疏　治平二年四月

臣思永言。伏見近日以濮王稱親事。言事之臣。奏章交上。中外論議沸騰。此蓋執政大臣。違亂典禮。左右之臣。不能開陳理道。而致陛下聖心疑惑。大義未明。臣待罪憲府。不得不爲陛下明辨其事。竊以濮王之生陛下。而仁宗皇帝以陛下爲嗣。承祖宗大統。則仁廟陛下之皇考。陛下仁廟之適子。濮王陛下所生之父。於屬爲伯。陛下濮王出繼之子。於屬爲姪。此天地大義。生人大倫。如乾坤定位。不可得而變易者也。固非人意所能推移。苟亂大倫。人理滅矣。陛下仁廟之子。則曰父。曰考。曰親。乃仁廟也。若更稱濮王爲親。是有二親。則是非之理。昭然自明。不待辨論而後見也。然而聖意必欲稱之者。豈非陛下大孝之心。義雖出繼。情厚本宗。以濮王實生聖躬。曰伯則無以異於諸父。稱王則不殊於臣列。思有以尊大。使絕其等倫。如此而已。此豈陛下之私心哉。蓋大義所當。典禮之正。天下之公論。而執政大臣。不能將順陛下大孝之心。不知尊崇之道。乃以非禮不正之號。上累濮王。致陛下於有過之地。失天下之心。貽亂倫之咎。言事之臣。又不能詳據典禮。開明大義。雖知稱親之非。而不知爲陛下推所生之至恩。明尊崇之正禮。使濮王與諸父夷等。無有殊別。此陛下之心。所以難安而重違也。臣以爲所生之義至尊至大。雖當專意於正統。豈得盡絕於私恩。故所繼主於大義。所生存乎至情。至誠一心。盡父子之道。大義也。不忘本宗。盡其恩義。至情

也先王制禮本緣人情既明大義以正統緒復存至情以盡人心是故在喪服恩義別其所生蓋明至重與伯叔不同也此乃人情之順義理之正行於父母之前亦無嫌閒至於名稱統緒所繫若其無別斯亂大倫今濮王陛下之所生義極尊重無以復加以親爲稱有損無益何哉親與父同而所以不稱父者陛下以身繼大統仁廟父也在於人倫不可有貳故避父而稱親則是陛下明知稱父爲決不可也既避父而稱親則是親與父異此乃姦人以邪說惑陛下言親義非一不止謂父臣以謂取父義則與稱父正同決然不可不取父義則其稱甚輕今宗室疏遠卑幼悉稱皇親加於所生深恐非當孝者以誠爲本乃以疑似無正定之名黷於所尊體屬不恭義有大害稱之於仁廟乃有嚮背之嫌去之於濮王不損所生之重絕無小益徒亂大倫臣料陛下之意不必須要稱親止謂不加殊名無以別於臣列臣以爲不然推所生之義則不臣自明盡致恭之禮則其尊可見況當揆量事體別立殊稱要在得盡尊崇不愆禮典言者皆欲以高官大國加於濮王此甚非知禮之言也先朝之封豈陛下之敢易爵秩之命豈陛下之敢加臣以爲當以濮王之子襲爵奉祀尊稱濮王爲濮國太王如此則夐然殊號絕異等倫凡百禮數必皆稱情請舉一以爲率借如既置嗣襲必伸祭告當曰姪嗣皇帝名敢昭告於皇伯父濮國太王自然在濮國極尊崇之道於仁皇無嫌貳之失天理人心誠爲允合不獨正今日之事可以爲萬世之法復恐議者以太字爲疑此則不然蓋繫於濮國下自於大統無嫌今親之稱大義未安言事者論列不已前者既去後者復然雖使臺臣不言百官在位亦必繼進理不可奪勢不可遏事體如此終難固持仁宗皇帝在位日久

海宇億兆涵被仁恩陛下嗣位之初功德未及天下而天下傾心愛戴者以陛下仁廟之子也今復聞以濮王爲親舍生之類發憤痛心蓋天下不知陛下孝事仁皇之心格於天地尊愛濮王之意非肯以不義加之但見誤致名稱所以深懷疑慮謂濮王既復稱親則仁廟不言自絕羣情洶懼異論喧囂夫王者之孝在乎得四海之歡心胡爲以不正無益之稱使億兆之口指斥謗讟致濮王之靈不安於上臣料陛下仁孝豈忍如斯皆由左右之臣不能爲陛下開明此理在於神道不遠人情故先聖謂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設如仁皇在上濮王居藩陛下既爲冢嗣復以親稱濮王則仁皇豈不震怒濮王豈不惻懼是則君臣兄弟立致釁隙其視陛下當何如也神靈如在亦豈不然以此觀之陛下雖加名稱濮王安肯當受伏願陛下深思此理去稱親之文以明示天下則祖宗濮王之靈交歡於上皆當垂祐陛下享福無窮率土之心翕然慰悅天下化德人倫自正大孝之名光於萬世矣夫姦邪之人希恩固寵自爲身謀害義傷孝以陷陛下今既公論如此不無徊徨百計撥求務爲巧飾欺罔聖聽枝梧言者徼冀得已尙圖自安正言未省而巧辯已至使陛下之心無由而悟伏乞將臣此章省覽數徧裁自宸衷無使姦人與議其措心用意排拒人言隱迹藏形陰贊陛下者皆姦人也幸陛下察而辨之勿用其說則自然聖心開悟至理明白天下不勝大願

爲家君應詔上英宗皇帝書治平二年

臣珦言伏覩八月八日詔敕以比年以來水潦爲沴八月庚寅大雨應中外臣僚並許上實封言時政闕

失及當世利病。此蓋皇帝陛下承祖宗大業。嚴恭天命。祗畏警懼之深也。天下士民。欽聞德音。苟有知見。孰不願披忠懇。上達天聽。臣雖至愚。官爲省郎。職分郡寄。敢不竭其區區之誠。以應明詔。惟陛下寬其狂易之誅。賜之省覽。則天下幸甚。臣聞水旱之沴。由陰陽之不和。陰陽不和。繫政事之所致。是以自昔明王。或遇災變。則必警懼以省躬之過。思政之闕。廣延衆論。求所以當天心。致和氣。故能消弭變異。長保隆平。昔在商王中宗之時。有桑穀之祥。高宗之時。有雊雉之異。二王以爲懼。而脩政行德。遂致王道復興。皆爲商宗。百世之下。頌其聖明。今陛下嗣位之初。比年陰沴。聖心警畏。下明詔以求政之闕。誠聖明之爲也。然臣觀近古以來。引咎之詔。自新之言。亦世有之。其如人君不由於至誠。天下徒以爲虛語。豈復有如商之二宗。興王道於既衰者乎。臣願陛下因此天戒。奮興善治。思商宗之休實。鑒後代之虛飾。不猶消復災沴於今日。將永保丕基於無窮。伏觀詔旨。時政闕失。當世利病。可以佐元元者。悉心以陳。毋有所諱。臣竊惟天下之勢所甚急者。在安危治亂之機。若夫指一政之闕失。陳一事之利病。徒爲小補。不足以救當世之弊。而副陛下勤求之意也。所謂安危治亂之機。臣請條其大端。所謂安且治者。朝廷有綱紀。權持總攝百職庶務。天下之治。如網之有綱。裘之有領。舉之而有條。委之而不紊也。郡縣之官。得人而職修。惠養有道。朝廷政化宣達於下也。百姓安業。衣食足而有恆心。知孝悌忠信之教。率之易從。勞之不怨。心附於上。固而不可搖也。化行政肅。無姦宄盜賊之患。設有之不足爲慮。蓋有殲滅之備。而無擾應之虞也。民心和而陰陽順。無水旱蟲蝗之災。雖有之不能爲害。蓋倉廩實而府庫充。官用給於上。民食足於下也。武備修

而威靈振。東西南北。無敢不服。雖有之不足爲憂。蓋甲兵利而儲備豐。將善謀而士素練也。此六者。所謂安且治者。今之事一皆反是。朝廷紀綱汗漫離散。莫可總攝。本原如此。治將安出。郡縣之官。選不以道。吏易之數。雖時謂才者。尙莫能稱其職。況庸常者乎。循常苟安。狃以成俗。舉世以爲當然。政治廢亂。生民困苦。朝廷雖有惠澤。孰能宣布以達於下。所與共理者如此。天下斯可知已。百姓窮蹙。日以加甚。而重斂繁賦。銷削之不息。天下戶口雖衆。而自足者益寡。司牧者治其事爾。非有師保左右之也。其善惡勤惰。趨利避害。或昧而反之。一從其自然。而困之陷之之道。又非一途。人用無聊。苟度歲月。驅之於治。則難格。率之於惡。則易搖。民惟邦本。本根如是。邦國奈何。民無生業。極困則慮生。不漸善教。思利而志動。乘閒隙則萌姦宄。逼凍殍則爲盜賊。今茲幸無大故。尙爾苟安。設或遇大饑饉。有大勞役。奸雄一呼。所在必應。以今無事之時。尙恐力不能制。況勞擾多事之際乎。天下安危。實繫於此。保民之道。以食爲本。今自京師至於天下。計平時之用。率無三年之蓄。民閒空匱。則又甚焉。以萬室之邑觀之。有厚蓄者。百無二三。困衣食者。十居六七。統而較之。天下虛竭可知矣。豐年樂歲。饑寒見於道路。一穀不稔。便致流轉。卒有方數千里連數年之水旱。不知何以待之。姦盜蜂起於內。西敵乘隙於外。雖欲爲之。末如何矣。西敵強盛。古未有比。歲輸金帛以修好。而好不可恃。窮天下之力以養兵。而兵不足用。尙幸敵人無謀。厭小欲而忘大利。故我得以紓朝夕之急。若其連衡而來。則必興數十萬之衆。宿於邊境。饋餉不繼。財用不充。將何以濟乎。驕惰之兵。縱無奔潰之患。曠日持久。終有窮極之虞。又況征斂興發。而民人轉亡。饑饉愁怨。而姦雄競起。事至於此。

興衰可知。以此觀之。天下之勢。安乎危乎。凡此數端。皆有危亡之虞。而未至於是者。不識朝廷制置。能使之然邪。抑亦天幸而偶然邪。幸然之事。其可常乎。先皇帝至仁格天地。保持之以至於今。歷時既已久。言者既已多。朝廷遂以爲果不足憂也。可以常然。姑維持之而已。雖聞至深至切之言。不爲動也。嗚呼。貽天下之患。必由於是乎。今天下尚無事。朝廷宜急思所以救時之道。不然。臣恐因循歲月。前之所陳者。一事至則爲之晚矣。中人之家。有百金之產。子孫保守。不敢不念。陛下承祖宗大業。可不懼乎。今言當世之務者。必曰所先者寬賦役也。勸農桑也。實倉廩也。備災害也。修武備也。明教化也。此誠要務。然猶未知其本也。臣以爲所尤先者。有三焉。請爲陛下陳之。一曰立志。二曰責任。三曰求賢。今雖納嘉謀。陳善算。非君志先立。其能聽而用之乎。君欲用之。非責任宰輔。其孰承而行之乎。君相協心。非賢者任職。其能施於天下乎。三者本也。制於事者用也。有其本不患無其用。三者之中。復以立志爲本。君志立而天下治矣。所謂立志者。至誠一心。以道自任。以聖人之訓爲可必信。先王之治爲可必行。不狃滯於近規。不遷惑於衆口。必期致天下如三代之世。此之謂也。夫以一夫之身。立志不篤。則不能自修。況天下之大。非體乾剛健。其能治乎。自昔人君。孰不欲天下之治。然而或欲爲而不知所措。或始銳而不克其終。或安於積久之弊而不能改爲。或惑於衆多之論而莫之適用。此皆上志不立故也。臣觀朝廷每有善政。鮮克堅守。或行之而天下不從。請舉近年一二事以明之。朝廷以今之任人未嘗選擇。一用薦舉之定式。患所舉不得其人也。故詔以飭之。非不丁寧然而當其任者。如弗聞也。陛下以爲自後所舉。果得其人乎。曾少異於舊乎。又以守

令數易之害治也。詔廉察之官。舉其有善政者。俾之再任。於今未聞有應詔者。豈天下守令。無一人有善政邪。苟誠無之。朝廷負生民不已甚乎。且以爲善而行之。何不使天下奉承以見其效。若曰非不欲必行也。奈天下不從何。如此。則是政令不行矣。將如天下何。此亦在陛下而已。苟陛下之志先立。奮其英斷。以必行之。雖強大諸侯。跋扈藩鎮。亦將震慴莫敢違也。況郡縣之吏乎。故臣願陛下以立志爲先。如臣前所陳。法先王之治。稽經典之訓。篤信而力行之。救天下深沈固結之弊。爲生民長久治安之計。勿以變舊爲難。勿以衆口爲惑。則三代之治。可望於今日也。若曰人君所爲。不可以易。易而或失其害。則大臣以爲不然。稽古而行。非爲易也。歷觀前史。自古以來。豈有法先王稽訓典。將大有爲。而致敗亂者乎。惟動不師古。苟安襲弊。卒至危亡者。則多矣。事據昭然。無可疑也。願陛下不以臣之疏賤而易其言。則天下幸甚。所謂責任者。夫以海宇之廣。億兆之衆。一人不可以獨治。必賴輔弼之賢。然後能成天下之務。自古聖王。未有不以求任輔相爲先者也。在商王高宗之初。未得其人。則恭默不言。蓋事無當先者也。及其得說而命之。則曰。濟川作舟楫。歲旱作霖雨。和羹惟鹽梅。其相須倚賴之如是。此聖人任輔相之道也。夫圖任之道。以愼擇爲本。擇之愼故知之明。知之明故信之篤。信之篤故任之專。任之專故禮之厚。而責之重。擇之愼則必得其賢。知之明則仰成而不疑。信之篤則人致其誠。任之專則得盡其才。禮之厚則體貌尊而其勢重。責之重則其自任切而功有成。是故推誠任之。待以師傅之禮。坐而論道。責之以天下治。陰陽和。故當之者。自知禮尊而任專。責深而勢重。則挺然以天下爲己任。故能稱其職也。雖有姦諛巧佞。知其交深而不

可閒。勢重而不可搖。亦將息其邪謀。歸附於正矣。後之任相者異於是。其始也不愼擇。擇之不愼。故知之不明。知之不明。故信之不篤。信之不篤。故任之不專。任之不專。故禮之不厚。而責之亦不重矣。擇不愼則不得其人。知不明則用之猶豫。信不篤則人懷疑慮。任不專則不得盡其能。禮不厚則其勢輕而易搖。責不重則不稱其職。是故任之不盡其誠。待之不以其禮。僕僕趨走若吏史然。文案紛宂。下行有司之事。當之者自知交不深而其勢輕。動懷顧慮。不肯自盡。上懼君心之疑。下虞羣議之奪。故蓄縮不敢有爲。苟循常以圖自安爾。君子弗願處也。姦邪之人。亦知其易搖。日伺閒隙。如是。其能自任以天下之重乎。若曰非任之艱。知之惟艱。且何以知其賢而任之。或失其人。治亂所繫。此人君所以難之也。臣以爲知人誠難。亦繫取之之道。如何爾。皋陶爲帝舜謨曰。在知人。禹吁而難之。及其陳九德。載采采。則曰底可績。蓋詢行考實。人焉廋哉。歷觀前史。自古以來。豈有履道之士。孝聞於家。行著於鄉。德推於朝廷。節見於事爲。其言合聖人之道。其施蹈經典之訓。及用之於朝。反致敗亂者乎。用是而求其有差。乎若乃人君以爲賢而用之。卒敗厥事者。古亦多矣。稽迹其由。蓋取之不以其道也。大率以言事合於己心。則謂之才而用之。曾不循核本末。稽考名實。如前之云。傷明害政。不亦宜乎。四海之大。未始乏賢。誠能廣聰明。揚側陋。至誠隆禮。求之以道。雖皋夔、伊、周之比。亦可必有。賢德志道之士。皆可得而用也。願陛下如臣前所陳。既堅求治之志。則以責任宰輔爲先。待之盡其禮。任之盡其誠。責之盡其職。不患其不爲。患其不能爲。不患其不能爲。患其不得爲。蓋不爲者。可責之必爲。不能者。可勉求而能。惟不得爲。則已矣。所謂不得爲者。君臣之志不通。

懷顧慮而不肯自盡此由失待任之道也今執政大臣皆先朝之選天下重望在陛下責任之而已臣願陛下召延宰執從容訪問今天下之事爲安爲危爲治爲亂當維持以度歲月乎當有爲以救其弊乎如曰當爲則願示之以必爲之意詢之以所爲之政審慮之力行之時不可後事不可緩也如曰非不爲也患不能也則天下之廣豈無賢德可以禮問朝廷之上豈無英髦可以討論有先王之政可以考觀有經典之訓可以取則道豈遠哉病不求爾在君相協心勤求力爲之而已如曰無妄爲也姑守常而已則在陛下深思而明辨之唐文宗之時大權漸奪天下將亂而牛僧孺欺以爲治矣史册書之可爲明鑒今陛下聖明執政忠良無是事也願陛下不以臣之疏賤而易其言則天下幸甚所謂求賢者夫古之聖王所以能致天下之治無他術也朝廷至於天下公卿大夫百職羣僚皆稱其任而已何以得稱其任賢者在位能者在職而已何以得賢能而任之求之有道而已雖天下常用易得之物未有不求而得者也金生於山木生於林非匠者採伐不登於用況賢能之士傑出羣類非若山林之物廣生而無極也非人君搜擇之有道其可得而用乎自昔邦家張官置吏未嘗不取士也顧取之之道如何爾今取士之弊議者亦多矣臣不暇條晰而言大槩投名自薦記誦聲律非求賢之道爾求不以道則得非其賢閒或得才適由偶幸非知其才而取之也朝廷選任盡自其中曾不虞賢俊之棄遺於下也果天下無遺賢邪抑雖有之吾姑守法於上不足以爲意邪將科舉所得之賢已足治而不乏邪臣以爲治天下今日之弊蓋由此也以今選舉之科用今進任之法而欲得天下之賢與天下之治其猶北轅適越不亦遠乎臣願陛下如臣

前所陳。既立求治之志。又思責任之道。則以求賢爲先。苟不先得賢。雖陛下焦心勞思。將安所施。誠得天下之賢。置之朝廷。則端拱無爲而天下治矣。此所謂勞於求賢。逸於得人也。歷觀前史。自古以來。稱治之君。有不以求賢爲事者乎。有規規守常。以資任人而能致大治者乎。有國家之興。不由得人者乎。由此言之。用賢之驗。不其甚明。若曰非不欲賢也。病求之之難也。臣以爲不然。夫以人主之勢。心之所嚮。天下風靡。景從。設若珍禽異獸。瓌寶奇玩之物。雖遐方殊域之所有。深山大海之所生。志所欲者。無不可致。蓋上心所好。奉之以天下之力也。若使存好賢之心如是。則何巖穴之幽不可求。何山林之深不可致。所患好之不篤爾。夫人君用賢。亦賴公卿大臣推援薦達之力。今朝廷未嘗求賢。公卿大臣。亦不以求賢取士爲意。相先引彙。世所罕聞。訪道求師。貴達所恥。大率以爲任己可也。士將安補。今世無賢。求之何益。夫以周公之聖。其自任足矣。尚汲汲求賢以自輔也。以其聖且好賢。知人之明。宜天下之賢。皆爲之用。莫有遺也。尚乃日不暇給。恐失天下之士。後之人。其才不及周公。而自謂足矣。不求賢以自輔也。以其不求。且知之不明。宜賢者在下之多也。乃曰天下無賢矣。噫。何其用意與周公異也。欲其助皇明。燭幽隱。不可得也。然亦繫上之所爲而已。陛下誠能專心致志。孜孜不倦。以求賢爲事。常恐天下有遺棄之才。朝廷之上。推賢援能者登進之。蔽賢自任者疏遠之。自然天下嚮風自下及上。孰不以相先爲善行。薦達爲急務。拔擢既廣。雖小才片善。無所隱晦。如此。則士益貴而守益堅。廉恥格而風教厚矣。天下之賢。其有遺乎。既得天下之賢。則天下之治。不足道也。今世人情淺近。積慣成俗。朝廷進人。苟循常法。則雖千百而取。羣伍而用。庸

惡（一作愚）混雜。曾不以爲非。設或拔一賢。進一善。出於不次。則求撫小差。衆議囂沸。如眞廟擢种放。先朝用范仲淹是也。設非君心篤信。寧免疑惑。反自以爲過。此所以非常之舉。曠久不行也。伏見近日。陛下不由言薦。取范純仁置之言路。在今世爲非常之舉。純仁名臣之子。有才名。在位多言其能。陛下擢之。當也。然臣願陛下自信勿疑。純仁果賢。則陛下知人之明也。如用之而無顯效。則亦曰。吾勞心任人。雖未得其效。亦無愧於天下矣。設或大敗厥職。則亦曰。吾知之失也。當益務選擇。期於得人爾。蓋拔十得五。才不可勝用。求賢而失。尙愈於不求。誠持是心。何患不得賢也。方陛下用純仁。識者皆喜。臣獨憂之。何者。陛下始奮英斷。拔一人。誠恐或有差失。遂抑聖心。以爲專守常規。可以無過。不復以簡擢爲意。則天下將何望焉。此在陛下自信勿疑而已。願陛下不以臣之疏賤而易其言。則天下幸甚。臣前所陳三者。治天下之本也。臣非不知有興利除害之方。安國養民之術。邊境備禦之策。教化根本之論。可以爲陛下陳之。願三者不先。徒虛言爾。三者既行。不患爲之無術也。願陛下以社稷爲心。以生民爲念。鑒苟安之弊。思永世之策。賜之省覽。察其深誠。萬一有毫髮之補於聖朝。臣雖被妄言之誅。無所悔恨。昔賈誼爲漢文言治亂。漢文不能用。百世之下爲譏病。願陛下勿使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則天下不勝幸甚。狂瞽之言。惟聖明裁恕。干冒宸嚴。臣無任。

爲家君上神宗皇帝論薄葬書（治平四年）

具位臣程珦。惶恐昧死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臣聞孝莫大於安親。忠莫先於愛主。人倫之本。無越於斯。人

無知愚靡不知忠孝之爲美也然而不得其道則反害之故自古爲君者莫不欲孝其親而多獲不孝之譏爲臣者莫不欲忠其君而常負不忠之罪何則有其心行之不得其道也伏惟陛下以至德承洪業以大孝奉先帝聖心切至天下共知然臣以疏賤復敢區區冒萬死以進其說者願陛下以至孝之心盡致孝之道鑑歷古之失爲先帝深慮則天下臣子之心無不慰安何謂歷古之失臣觀秦漢而下爲帝王者居天下之尊有四海之富其生也奉養之如之何其亡也安厝之如之何然而鮮克保完其陵墓者其故何哉獨魏文帝唐太宗所傳嗣君能盡孝道爲之永慮至今安全事迹昭然存諸簡策嗚呼二嗣君不苟爲崇侈以徇己意乃以安親爲心可謂至孝矣漢武之葬霍光秉政暗於大體奢侈過度至死陵中不復容物赤眉之亂遂見發掘識者謂赤眉之暴無異光自爲之爲其不能深慮以致後害也二君從儉後世不謂其不孝霍光厚葬千古不免爲罪人自古以來觀此明鑑而不能行之者無他衆議難違人情所迫爾苟若務合常情遂亡遠慮是乃厚於人情而薄於先君也不亦惑乎魏文帝所作終制及唐虞世南所上封事皆足取法其指陳深切非所忍言願陛下取而觀之可以見明君賢臣所慮深遠古人有言曰死者無終極國家有廢興自昔人臣當大事之際乃以興廢之言爲忌諱莫敢議及如此苟循人情辜負往者不忠之大者也臣竊慮陛下追念先帝聖情罔極必欲崇厚陵寢以盡孝心臣愚以爲違先帝之儉德損陛下之孝道無益於實有累於後非所宜也伏願陛下損抑至情深爲永慮承奉遺詔嚴飭有司凡百規模盡依魏文之制明器所須皆以瓦木爲之金銀銅鐵珍寶奇異之物無得入壙然後昭示遐邇刊之

金石。如是則陛下之孝顯於無窮。陛下之明高於曠古。至於紈帛易朽之物。亦能爲患於數百年之後。漢薄后陵是也。或曰山陵崇大。雖使無藏。安能信於後世。臣以爲不然。天下既知之。後世必知之。臣嘗游秦中。歷觀漢唐諸陵。無有完者。惟昭陵不犯。陵旁居人。尚能道當日儉素之事。此所以歷數百年。屢經寇亂而獨全也。夫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豈有陛下欲厚其親而臣反欲薄於其君乎。誠以厚於先帝。無厚於此者也。遺詔陵園。尚當保而藏之。不敢不恭。況於園陵。得不窮深極遠。以慮之乎。陛下嗣位方初。羣臣畏威。臣苟不言。必慮無敢言者。陛下以臣言爲妄而罪之。則臣死且不悔。以臣言爲是而從之。則可以爲先帝之福。大陛下之孝。安天下之心。示萬世之法。所補豈不厚哉。臣哀誠內激。言意狂率。願陛下詳覽而深察之。天下不勝大願。臣無任踰越狂狷恐懼之極。臣昧死頓首謹言。

代呂公著應詔上神宗皇帝書　熙寧八年十月。

伏覩今月十三日詔敕。以彗出東方。許中外臣僚直言朝廷闕失。臣自言事得罪。久去朝廷。無所補報。退就閒冗。尚敢區區以言自進者。誠見陛下寅畏天命。有恐懼修省之意。草萊之人。尚思效其忠懇。況臣世荷國恩。久忝近侍。雖罪戮之餘。敢不竭其愚誠。以應明詔。臣伏觀前史所載。彗之爲變多矣。鮮有無其應者。蓋上天之意。非徒然也。今陛下既有警畏之心。當思消弭之道。且以今日之變。孰從而來。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豈非政之所致歟。如曰非政之由。則經爲誣矣。臣復何言。詔之所求。亦爲虛設若。以爲政之所致。則改以而一作順天。在陛下而已。晏子所謂可祝而來。亦可禳而去也。傳曰。天之有彗以除。

穢也又曰所以除舊布新臣願陛下祇若天戒思當除者何事而當新者何道如曰舊政既善無所可除則天爲誣矣臣復何言若以爲當求自新則在陛下思之而已自非大無道之世何嘗不遇災而懼然而能自新者蓋寡大率蔽於所欲惑於所任明不足以自辨也視是而爲非以邪而爲正敗亡至而不寤天亦不能戒也豈其惡存而好亡憎治而喜亂哉亦惑而不能辨爾臣以爲辨之非艱顧不得其道也誠能省己之存心考己之任人察己之爲政思己之自處然後質之人言何惑之不可辨哉能辨其惑則知所以應天自新之道矣臣請爲陛下辨之所謂省己之存心者人君因億兆以爲尊其撫之治之之道當盡其至誠惻怛之心視之如傷動敢不慎兢兢然惟懼一政之不順於天一事之不合於理如此王者之公心也若乃恃所據之勢肆求欲之心以嚴法令舉條綱爲可喜以富國家強兵甲爲自得銳於作爲快於自任貪惑至於如此迷錯豈能自知若是者以天下徇其私欲者也勤身勞力適足以致負貪一作敗夙興夜寐適足以招後悔以是而致善治者未之聞也願陛下內省於心有近於是者乎苟有之則天之所戒也當改而自新者也所謂考己之任人者夫王者之取人以天下之公而不以己求其見正而不求其從欲逆心者求諸道巽志者察其非尚孜孜焉懼或失也此王者任人之公也若乃喜同而惡異偏信而害明謂彼所言者吾之所大欲也悅而望之信而惑之至於甚惡而不察恣欺而不悟推是而往鹿可以爲馬矣願陛下考己之任人有近於是者乎苟有之則天之所戒也當改而自新者也方陛下思治之初未有所偏主好惡取舍一以公議天下謂之賢陛下從而賢之者衆矣進之於朝亦多矣及乎既有爲也皆

以不合而去之。更用後來之人。皆昔未嘗以爲賢者也。然後議論無違。始之所賢者皆愚。始之未嘗賢者皆賢。此爲天下之公乎。己意之私乎。自論議無違之後。逆耳怫心之言。亦罕聞矣。夫以居至尊之位。負出世之資。而不聞怫逆之言。可懼之大者也。知人之難。雖至明不能無失。然至於朝合則爲不世之賢。暮隙則有一作爲無窮之罪。顛錯亦已甚矣。在任人之道。當改亦明矣。所謂察己之爲政者。爲政之道。以順民心爲本。以厚民生爲本。以安而不擾爲本。陛下以今日之事。方於卽位之初。民心爲歡悅乎。爲愁怨乎。民生爲阜足乎。爲窮蹙乎。政事爲安之乎。爲擾之乎。億兆之口。非不能言也。願恐察之不審爾。苟有不察。則天之所戒也。當改而自新者也。所謂思己之自處者。聖人謂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陛下必不以斯言爲妄。自古以來。何嘗有以危亡爲憂而至危亡者乎。惟其自謂治安而危亡卒至者。則多矣。不識陛下平日自處。以天下爲如何。聖心所自知也。苟有憂危恐懼之心。常慮所任者非其人。所由者非其道。惟恐不聞天下之言。如此。則聖王保天下之心也。上帝其鑒之矣。或以爲已安且治。所任者當矣。所爲者至矣。天下之言。不足恤矣。如此則天之所戒也。當改而自新者也。所謂質之人言者。當有其方。欲詢之於衆人乎。衆人之言。可使同也。欲訪之下民乎。下民之言。亦可爲也。察之以一人之心而蔽之以衆人之智。其可勝乎。是不足以辨惑。而足以固其蔽爾。臣以爲在外一二老臣。事先朝數十年。久當大任。天下共知其非欺妄人也。知其非覆敗邦家者也。臣願陛下禮而問之。宜可信也。及天下所謂賢人君子。陛下聞之於有爲之前。而不在今日利害之間者。亦可訪也。以是數者參考之。則所當改者何事。所當新者何道。固

可見矣。天下之人一聞詔音，莫不鼓舞相慶，謂陛下必能上應天心，召迎和氣，臣以爲惟至誠可以動天，在陛下誠意而已。昔在商王中宗之時，有桑穀之祥，高宗之時，有雊雉之異，二王以爲懼而修政，遂致王道復興，皆爲商宗百世之下頌其聖明。近世以來，引咎之詔，自新之言，亦常有之，儻人君不由於至誠，則天下徒以爲虛語，其能感天心弭災變乎？臣願陛下因此天戒，奮然改爲，思商宗之休實，鑑後代之虛飾，不獨消復災沴於今日，將永保丕基於無窮，天下幸甚。

代富弼上神宗皇帝論永昭陵疏 元豐二年

臣弼伏覩太皇太后山陵有期，老臣之心有所甚切，不忍不言，昧死以聞。惟陛下深思而力行之，不勝大願。往者營奉昭陵時，英宗皇帝方不豫，未能聽事，朝廷罔然不知其制，失於迫卒，不復深慮博訪，凡百規畫，一出匠者之拙謀，中人之私意，以巨木架石爲之屋，計不百年，必當損墜，壙中又爲鐵罩，重且萬斤，以木爲骨，大止數寸，不過二三十年，決須摧毀，梓宮之厚，度不盈尺，異日以億萬鈞之石，自高而墜，其將奈何？思之及此，骨寒膽喪。臣始則不知其詳，後則無以爲計，士民之間，有知之者，無不痛心欲恨，況老臣之心乎？況陛下之心乎？其後厚陵始爲石藏，議者竊意主事大臣已悟昭陵之事，獨陛下未知之爾，今也不幸，太皇太后奄棄天下之養，因此事會當爲之謀，竊以周公制合葬之禮，仲尼善魯人之祔，歷代諸陵，雖不盡用，亦多行之。太祖皇帝神謀聖慮，超越萬古，昭憲太后亦合安陵，夫以周公之制，仲尼之訓，歷代之舊，藝祖之法，循而行之，可無疑也。老臣願陛下思安親之道，爲後日之慮，決於聖心，勿循浮議，奉太皇太

后合祔昭陵因得撤去鐵罩用厚陵石藏之制仍更別加裁處使異日雖木壞石墜不能爲害救仁皇必至之禍成陛下莫大之孝復何難哉在陛下斷之而已既合禮典又順人情雖無知之人必不敢以爲非是但恐有以陰陽拘忌之說上惑聰明者在陛下睿斷不難辨也不遵聖訓不度事宜而規規於拘忌者爲賢乎爲愚乎且陰陽之說設爲可信吉凶之應貴賤當同今天下臣庶之家夫婦莫不同穴未聞以爲忌也獨國家忌之有何義理唐中宗庸昏之主尚能守禮法盡孝心責嚴善思愚惑之論卒祔乾陵其後高宗子孫歷世延永是合葬非不利也老臣位至三公年將八十復何求哉所保者名節而已肯以不是事勸陛下取譏於後世乎復恐陛下謂臣心雖忠切而識慮愚暗不能曉達事理臣誠至愚然臣所言者欲陛下守經典之訓遵藝祖之規使仁宗皇帝得安全之道於太皇太后極崇奉之意豈獨老臣之心哉天下之心莫不然也陛下不信試以臣之所陳訪於羣臣必無以爲非者若以臣言爲非則是使仁宗遺骨聖體碎於巨石之下而不恤乃爲是也凡有血氣之類孰肯爲此意乎臣事仁宗皇帝三十餘年位至宰相蒙被之蔽不能早知而救之於始已爲大罪今遇可爲之時若更惜情顧己不能極言天地神靈必加誅殛何面目見仁宗於地下且陛下不知則已今既聞之在常人之情無可忍而不爲之理況陛下至仁大孝乎惟陛下深思而力行之則天下不勝大願

富公見託爲此奏頤以拙於文辭辭之再三其意甚切義不可拒數日之間遂生顧慮不克上惜乎其不果於義也遂爲忠孝罪人